



黎黃陂軼事

貢少芹著



上海華新書局印行

黎黃陂軼事序

昔宣聖之贊帝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豈不有堯之盛德，能兼仁智勇三者，備於一身乎？嗚呼！共和肇建以來，十有餘稔，其間人材輩出，顧能稱完人者，寥若晨星。此吾人於黃陂黎氏，所以不能不崇拜之也。黎氏首義於武昌，登高一呼，羣山翕應，豈不以其勇敢，既爲共和之元勳，遂任民國之元首，跡其施政，接物待人，莫不本仁祖義，開誠公布，胞與爲懷，之念視民如子之心，殆爲薄海所共見而共聞。詎非仁之至耶？當茲滄海橫流，政潮迭起之時，黎氏處則保泰，持盈抱璞，完貞出則不激不墜，無黨無偏，非智者又烏克臻此？雖然，黎氏鴻謨駿烈，盛德豐功，將來自有史官爲之紀載，吾儕小民庸足以傳黎氏故，退而思其次，取其生平軼事，爰稗官野史之例，記述一二，庶亦爲崇拜英雄者。

所。同。願。乎。民。國。五。年。予。長。國。華。書。局。編。輯。部。因。懇。貢。子。少。芹。編。譯。黎。氏。軼。事。都。凡。十。章。越。年。十。月。貢。子。復。增。補。兩。章。今。歲。予。又。爲。增。一。章。明。知。蠡。測。管。窺。莫。窮。深。邃。然。而。細。流。土。壤。無。損。高。明。充。此。意。也。敢。付。之。剞。劂。以。問。世。是。爲。序。

武進李定夷謹譔

黎黃陂軼事目錄

- 第一章 緒論
- 第二章 軍官時代之軼事
- 第三章 起義時代之軼事
- 第四章 南北統一時代之軼事
- 第五章 二次革命時代之軼事
- 第六章 伏處京師時代之軼事
- 第七章 帝制發生時代之軼事
- 第八章 雲貴稱兵時代之軼事
- 第九章 繼任總統時代之軼事
- 第十章 復辟時代之軼事
- 第十一章 旅津時代之軼事
- 第十二章 復職時代之軼事
- 第十三章 結論

黎黃陂軼事
目錄

黎黃陂軼事

江都貢少芹著

第一章 緒論

世之論者曰黎黃陂乃當代革命之偉人共和之元勳也此種論調吾國已耳熟能詳矣夷攷黃陂歷史辛亥以前不過伏處專制政體之下爲湖北混成協之協統已耳初無何項之表見泊乎義旗高舉黃陂遂一躍登二十世紀之簇新舞臺上嶄然露其頭角且開四千餘年歷史上未有之變局在諛之者咸謂天心厭惡專制鬱極而發人心憤疾滿清蓄之已久故假黃陂之手造成共和且以其政治膽魄智識在在俱臻優美始得成此非常功業此一說也有詆之者謂其爲人庸常無特異之點此次變帝制而爲民主彼實因人成事適滿族氣數告終彼會逢其巧得所憑藉遂成斯志此又一說也嗟乎是皆皮相之論而非破的之言也吾謂黃陂一生別無他異惟此庸言庸德四字行之終身無懈而已人第見辛亥以前屈伏於惡劣官僚肘腋之下無功過之可言癸丑以後困處於專制魔王範圍之內無猜忌之迭起遂訛



爲○非○有○絕○大○之○本○領○何○能○處○此○橫○流○漩○渦○中○恢○恢○乎○游○刃○有○餘○耶○吾○則○認○黃○陂○長○處○
卽○在○於○沈○毅○以○接○物○鎮○靜○以○應○變○耳○所○謂○沈○毅○以○接○物○鎮○靜○以○應○變○者○皆○由○庸○言○庸○
德○有○以○養○成○之○也○天○下○惟○庸○言○庸○德○而○無○虧○者○斯○可○以○任○重○而○致○遠○今○者○黃○陂○已○依○
約○法○繼○任○總○統○矣○今○後○之○設○施○姑○弗○具○論○然○觀○於○已○往○之○事○蹟○揆○諸○未○來○之○功○業○吾○
可○以○預○決○曷○爲○預○決○卽○以○其○沈○毅○以○接○物○鎮○靜○以○應○變○知○之○其○接○物○也○其○應○變○也○亦○
仍○不○外○庸○言○庸○德○四○字○已○耳○雖○然○五○年○以○來○黃○陂○歷○史○固○彰○彰○在○人○耳○目○無○待○著○者○
贅○述○至○其○遺○聞○軼○事○論○世○者○或○容○有○未○悉○不○佞○居○鄂○最○久○關○於○黃○陂○之○微○事○細○行○耳○
所○聞○目○所○睹○者○不○可○僂○指○茲○特○表○章○出○之○豈○敢○資○諸○君○之○談○助○蓋○將○使○閱○者○動○觀○人○
於○微○卽○小○見○大○之○觀○念○也○吾○請○一○言○以○蔽○之○曰○黃○陂○之○一○言○一○動○舍○庸○言○庸○德○無○虧○
而○外○決○無○其○他○得○力○處○也○

第二章 軍官時代之軼事

◎受知於張之洞

黎○田○北○洋○水○師○學○校○畢○業○生○充○飛○鯨○軍○艦○正○炮○目○甲○午○之○戰○清○軍○敗○績○黎○憤○而○投○海○

旋爲他艦所救。復至京。任海軍學校教員。時滿廷裁撤海軍。黎卽南下。詣金陵。聞江督張之洞。因劉坤一調往榆關。張署任。設延才館。因往投効。張與語。見其氣宇深沈。大悅。欲黜楊金龍。而以中軍協界黎。黎不忍奪其職。固辭之。張乃留之。署擬爲之。擇一相當位置。未成。劉坤一復任。張仍督鄂。遂挈黎偕之湖北。任以自強軍管帶。黎與士卒同甘苦。咸得所部歡心。時張之了姑爺張彪爲湖北提督。見黎之氣度品行。及軍事知識。與經驗。遠出己上。忌之。數譖於張。張雖不爲其所惑。然拔擢黎之決心。亦漸淡薄。以故黎屈於末秩。竟閱五稔之久。僅兼差漢陽鋼藥廠會辦而已。

●受侮不較

張彪爲鄂省提督。其自強軍仍由彪統轄。全軍約五千人。雖較勝綠營。惡習然其叫囂。凌躐在所難免。惟黎之所部。差可爲節制之師。一日自強軍會操。張蒞塲觀之。閱及黎隊。則步武整齊。秩序嚴肅。張大激賞之。且責張彪以中下級軍官。不善訓練。對張怒。召軍士演說。謂宜以黎軍爲模範。更委黎爲各營教練。官彪愈忌。黎陰嚇軍士於黎指揮時。不從其命。令黎溫語導之。卒弗聽。如是者數次。黎知爲彪之主使也。

乃詣轅辭教練職。張詰之，廉得其情，立召彪。至，予以申斥。彪益脚，黎時欲報復，苦未得間。會張召將領開軍事會議，衆皆至。黎以患瘴，故稍後。彪譖於張，謂適有友人至。自漢口見黎醉臥南城公所，某妓家，恐不果來矣。張漫應之。未幾，黎至。張叩以來何。晏黎以膺疾告，張怒目視彪，意責其誑。已，彪口雖不言，而怒黎之心益切。適同寅馮少竹五十初度，衆官咸往祝嘏。彪及黎均蒞止焉。晚筵初，張主人飛觴勸客。彪狂飲無算，已而微有醉意，藉他故與黎大煞風景，效灌夫罵坐喃喃不已。黎弗與之較，更謝過不遑。俄而彪沈醉如泥，黎送之歸。第明日，彪自知惶恐，向黎道歉，入黎唯唯而已。

◎外人謂黎知兵

有法國陸軍少尉名羅勃爾者，來華游歷，至鄂謁見制軍張之洞，請於張欲參觀軍隊。張許之，及閱畢，於張彪所部不置可否。惟盛稱黎之統轄五百人爲節制之師。是日，張彪設讌，享羅勃爾，遍招各級軍官列坐。黎亦與焉。羅勃爾雖法人，以數至中國，操華語極嫻熟。席間與彪縱談軍事，學彪固漫無經驗者，籍口結舌，不知所對。黎恐

貽鄰邦訕笑。乃代答之。所陳多中肯要。羅心折席。蘭羅復詣督署。謂張曰：宋卿頗知兵。而猶屈於未秩。何也？張慚而謝之。欲畀以重任。卒爲彪譖止之。

●曉軍士以大義

庚子拳匪作亂。西后惑於邪說。曾詔各省格殺居留內地外人。當時雖賴鄂督張之洞與江督劉坤一東撫袁世凱與駐滬各國領事以議和九條力任保護之責。維持東南半壁。實則湖北不致有戕害夷族之事。黎之功居其半也。初朝旨下張彪首先躍躍欲試。令軍士早爲之備。及奉之洞命令大違。初志彪口雖不言。腹甚非之。而所部咸冒之洞背抗。懿旨蠢蠢欲動。勢極危險。且勾結黎之軍隊爲助。事爲黎偵知。逕詣督署告密之洞。大駭。飭黎剴切曉諭。黎乃遍歷各營演說。聲淚俱下。軍士爲之動容。始未釀成大變之洞。歎賞之未幾。擢爲自強軍統領。

●助張彪規劃軍制

自拳匪肇亂之後。清廷知綠營兵制不能立競爭世界。遂幡然變計。實行徵兵制度。陸軍部編湖北新軍爲第八鎮。更咨請張之洞擇將領中有新軍智識者得充統制。

之洞知張彪弗能勝任極屬意於黎彪大恐嫉使其子夫人入署面要之洞畀以黎職之洞初弗許了夫人大撒嬌痴伏地哀啼誓以死爭之洞不得已乃委彪以黎爲二十九標標統助彪從事編制黎慘淡經營兩閱月規模粗備成軍之日之洞親往校閱見佈置有條不紊招黎至慰勞有加黎謝曰凡此皆張統制之部署某不過執鞭隨其後耳何功之有之洞默然時彪亦在側見黎不自居功心甚德之由此對於黎之感情漸次融洽旋廷旨飭湖北增設一混成協黎遂一躍而爲協統焉

●不受籠絡

張彪固一卑瑣齷齪無恥之尤也自黎之讓功於己遂一變其平日妒嫉初衷而爲親暱之狀態每屆宴客必折柬邀之黎不至彪及衆客不入席也黎沈默寡言對彪尤恂謹席間偶與衆客語必稱頌彪不已未幾黎夫人四秩壽辰彪餽以厚禮且令其子夫人往祝了夫人雖徐娘半老猶喜飾艷妝是日侍婢如雲珠圍翠繞車水馬龍詣黎之私第至則見黎夫人衣裙古樸心大疑登堂拜畢相與寒暄語言間了夫人叩以胡黜華崇實乃爾答云黎所入俸金僅足供堂上菽水及津貼貧寒戚友之

用烏有餘資購置此華臚物了夫人歸贈以衣飾其值頗巨黎卻之又欲與黎夫人結爲姊妹行婉言謝絕

●彰德會操

未幾清陸軍部欲覘南北洋新兵之成績遂舉行秋操大典指定彰德爲會操地點臨時總指揮官如馮國璋徐紹楨吳祿貞夙以知名於世鄂督張之洞飭張彪抽調勁隊赴汴彪自知無軍事新知識恐貽羞大雅僞言猝膺重疾請以黎代之黎指揮得法軍士亦小心將事克與諸省新軍埒而射擊技術卒膺最優等獎勵時視操大臣爲陸軍部侍郎廕昌及阿爾泰都統鳳山兩人固號稱知兵者至此亦大加激賞更有西人某中尉謂鄂軍程度尙稍遜於北軍所幸司令者臨時善於應變故不落人後於是黎協統之名震耀於北方將領之耳鼓矣

●駐軍萍鄉兩閱月

丙午之歲江西萍鄉有大股土匪冒稱黨人名義揭竿起事廷旨電飭南京湖北第八第九兩鎮統制派兵馳往會剿時徐固卿命管帶伍崇仁率三十三標第二營全

隊。出。發。張。彪。則。使。黎。將。兵。赴。贛。將。抵。萍。鄉。黎。召。集。所。部。演。說。曰。吾。儕。此。行。當。先。辨。氣。徒。之。性。質。果。爲。黨。人。而。含。有。政。治。上。之。臭。味。誠。不。必。與。之。戰。宜。設。法。解。散。之。若。土。匪。爾。曹。盍。努。力。鋤。之。以。絕。根。株。衆。服。膺。其。論。比。至。匪。已。聞。風。逃。遁。而。是。地。居。民。要。求。黎。暫。駐。防。匪。復。來。黎。徇。所。請。遂。淹。留。萍。鄉。近。兩。月。誠。軍。士。勿。騷。擾。民。間。致。雞。犬。不。驚。比。返。師。百。姓。贈。以。牌。傘。黎。概。謝。絕。之。

◎ 趙爾巽契黎

明。年。張。之。洞。奉。召。進。京。受。軍。機。大。臣。遺。缺。調。東。三。省。將。軍。趙。爾。巽。補。授。趙。夙。以。能。吏。稱。治。事。有。果。毅。力。又。素。知。張。彪。從。前。進。身。之。醜。歷。史。輒。鄙。之。下。車。伊。始。彪。往。見。趙。與。語。審。爲。肉。食。者。及。見。黎。察。其。器。宇。深。沈。應。對。之。語。又。曉。暢。軍。機。乃。心。儀。其。人。與。幕。僚。言。欲。以。黎。代。彪。位。置。將。發。表。矣。事。爲。黎。所。聞。詣。轅。力。辭。且。曰。公。脫。強。我。我。將。並。此。未。秩。而。棄。之。語。極。肫。摯。趙。不。忍。強。其。事。始。寢。黎。歸。晤。彪。告。之。故。更。促。其。電。致。老。帥。指。張。之。洞。設。法。彪。大。駭。商。之。了。夫。人。晉。京。運。動。越。數。日。張。函。果。至。彪。雖。獲。保。全。祿。位。而。關。於。軍。事。上。計。劃。趙。悉。召。黎。商。權。視。彪。如。虛。員。而。已。彪。益。徬。徨。不。自。安。

●陳夔龍寵信張彪

趙爾巽督鄂未及一年奉清廷諭旨調補川督繼趙者爲陳夔龍陳雖歷任封圻仍未脫書生積習相傳其每日早起必臨小楷數幀讀古名大家詩集百遍且素有季常之癖其夫人爲慶邸假女頗有勢力陳之獲高官膺厚祿者皆夫人運動力也世人稱之曰三畏先生三畏者蓋畏假丈人畏夫人畏報館也蒞任後一切措施墨守蕭規曹隨成例對於軍事上尤不注意張彪於此急謀活動使其妻往謁陳之夫人陳夫人固最喜奉承者也彪婦向爲張之洞之寵愛使女凡一切媚人伎倆是其專長以故兩雌虎接洽後竟感情融洽久之彪亦得陳大帥之歡心矣彪偵知陳善作詩出百金倩李涵秋（時涵秋主任漢口某報頗負盛名）代作律詩四首頌揚陳之功業下署彪名獻於陳陳讀之謂其得體贈彪匾額一方顏曰（儒將風流）彪每屆讌會逢人輒道小帥遇我厚（陳字小石）其恬不爲怪有如此者惟黎則安之若素但求於應行事務無忝厥職其餘夤緣奔競彼匪惟不屑爲且不能爲也彪對於黎雖未施施然自鳴得意然相處間不復似前之親暱矣

◎爲記者緩頰

有張漢傑者漢口武漢新報之主任也曾著時評譏陳陳大怒令張彪遣軍士至漢禁其發行而拘張到案交陸軍執法處研訊時處長爲滿人鐵忠與黎最友善黎請於鐵爲張緩頰且曰彼弄筆之書生耳以口舌刻薄致觸當道忌若必仰承意旨而嚴懲之則輿論將集矢公之一身公何必取媚一人而犯衆怒乎鐵韙其說欲釋之陳弗許鐵不得已乃定張以一年有期徒行罪厥後陳去瑞莘儒至張卽出獄黎之力也。

◎拒絕不正當之餽贈

陳督有女一患癆疫致死陳夫人最愛此女茲掌珠頓殞哭之哀挾陳爲之治喪追悼所屬趁此時機咸欲媚陳各贈禮物爭奇鬥異踵事增華爲他日升官發財地位彪乃聯合各級軍官擬以十萬金購置珠衣一襲餽陳俾爲出喪時之裝飾品黎獨不表同意第致送普通弔儀其值約在數元上下彪嗤其吝黎曰果爾吾將以餽陳女之份金賑濟湖北水災可乎於是出資三千元立畀之漢口慈善會彪慙而退後

有洩於陳者。陳欲藉他故揭參之。以其深得軍心也。乃止。此事鄂中各報曾記載之。

●與瑞澂之問答

陳在鄂未久。清廷調陳督直。繼任者爲滿人瑞澂。瑞生平最懼革命黨。下車時循例所屬文武印委各員必赴轅謁見。瑞閱張彪履歷。畢自語曰：「還好。汝隨張相爺多年。更由行伍發跡。僭們相信你沒有甚麼異志。」及閱黎手版。未及半頁。卽摘除眼鏡。默視黎良久。作嚴厲之語曰：「汝係北洋水師學生出身。麼。嚙。狠有些懷疑。嚙。聞得學堂中慣出革命黨。而且你又有兵權在手。僭總是不放心。」黎從容力辯。其無瑞又詢張彪曰：「你可知他的爲人麼。縱然他不做革命黨。他部下兵丁們保不住。盡是安分之輩。」彪答：「湖北兵士向受軍事教育。只知捍衛國家。不知他謀。瑞聞語曰：「據你說來。嚙們可高枕無憂了。」又謂黎曰：「弗怪。嚙適才說是要的。不必介懷。黎唯唯。僭張俱退。」

●一言弭變

徐升。徐盛。徐花子者。乃父子叔姪。爲湖北青紅幫首領。橫行鄉里。受其害者不知凡

幾廣結死黨新軍中爲彼徒衆者什居三四瑞到任後卽逮捕徐升等三人交江夏縣翰訊更張貼招告數日間訴寃之呈稟有百餘件之多瑞卽定讞予徐死罪飭江夏縣李令押徐赴草湖門外行刑時新軍半爲徐之黨羽密議劫徐他遁黎偵知立以電話告瑞第言徐升等向爲巨痞四方無賴依附彼者甚夥若必赴市曹而正典刑恐不法之徒逞意外變故亟宜早爲戒備瑞乃飭李令僞調警察及衛隊往城外保護刑場以張聲勢實則密遣劊子戮徐等於獄中事後聞諸人言謂幸未縛囚出城伏法苟出者其徒悉環佈狙伺將有激烈之大戰鬥也然黎之功有足多焉

●瑞激釀成革命

宣統三年春清廷惑於郵傳部尙書盛宣懷之議收川漢鐵路爲國有致激成川民抵抗之風潮斯時川督趙爾豐（四川總督本趙爾巽因奉調他任故以其弟爾豐代之）暴戾恣睢更剛愎自用謂川民爲叛黨遽調兵士殺戮無辜釀成巨變清廷知大局不可收拾派端方爲鐵路大臣帶鄂軍三十一三十二兩標入川相機勦撫時鄂省兵力單薄革命志士咸佈散於武漢三鎮乘機運動更勾結軍隊聯絡一氣

共同進行事機成熟忽爲江漢關道齊耀珊偵知因密告瑞澂先事豫防初黨人與軍隊約決定於八月十五日夜同時舉事及所謀洩漏武漢特別戒嚴黨人遂改期十八日適漢口俄租界機關部黨首孫武等因製造炸彈爆裂焚燬屋舍俄捕逮及多人更抄獲名簿由洋務局委員交齊耀珊轉呈瑞澂瑞即按圖索驥於武昌小朝街捉獲省中機關部首領彭楚藩劉復基楊洪盛等三人戮於轅外瑞又見簿册中姓名工程營兵占其半數立召張彪及黃陂將名列黨籍之兵士一一縛送來轅施以極刑彪惟知仰承瑞之意旨唯唯受命黎恐釀成事變因請於瑞別籌一善處之策庶可消禍於無形瑞疑黎受黨人運動嚴詞申斥並飭先從黎之所部指名拿辦入手黎不敢辯喏喏而退未至協本部逕返私第蓋明知茲事窮極追究必有意外之虞也瑞迭次促黎黎托言膺疾瑞怒命張彪率憲兵往營中檢查工程兵知不能免率同志先佔領楚望臺燃巨砲直攻督署彪行至中途聞變急挈憲兵復返督署偕瑞激遁此八月十九日事也。

第三章 起義時代之軼事

● 審慎始爲都督

辛亥武昌起義爲我支那四千餘年來歷史上放一種異樣光彩留心時事者已言之綦詳著者不復作裝點門面語以充塞是書之篇幅惟其中關於黎黃陂事實方濡筆紀載也當工程營兵變後各營皆繼續加入聲勢甚大雖賴有一般革命志士極力整頓秩序而軍中無主不有素負威望者節制之終爲烏合之衆乃開臨時特別會議擬公舉都督有謂黃陂堪勝斯任者衆闕然擊掌贊同於是革命巨子如孫武劉公張振武蔣翊武等率兵士逕詣黎之私第適黎已就寢衆要之出告以所請黎躊躇曰公等此舉吾亦深表同情吾不敢遽應命者第恐蹈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覆轍徒多戕同志生命耳衆以瑞澂偕張彪逃遁對黎曰吾固知之然吾之所慮則在今後之設施衆曰惟都督之命是聽有不服從者都督縱能恕彼吾儕不之宥也黎頷之乃偕衆詣諮議局假爲軍政府當時有人謂黃陂見衆軍至匿於床下及爲衆挾又引鎗自擊純係嚮壁虛造實則黎不肯輕率從事故出以再三審慎而始徇衆軍之請也

●敦聘湯化龍贊助

黎既就都督與諸志士磋商已實不能兼理民事當另舉賢能擔任之衆始以舉柯逢時之說進黎謂其爲官僚派頗持反對態度討論多時遂決議往要湯化龍湯欣然應命遂任民政長更於黎之軍政上多所擊剴蓋湯爲湖北諮議局局長曾代表鄂民赴京請縮短召集國會期限致遭政府擯斥鬱鬱返鄂此次應民軍之請亦深嫉滿人政治惡劣有以激之使然也

●戒軍士弗妄殺滿人

志士運動革命原爲仇視滿人起見及起義後軍士搜查在鄂服官之滿奴無分老幼男婦悉殺之以洩忿黎頗不謂然因召集軍士演說謂滿人虐我漢族乃少數有權勢者所爲於若輩無與今我軍起義苟有反對我及破壞我者宜殺之無赦下此者可免予殘殺俾無背於人道主義軍士陽應之而仍誅戮如故黎聞之殊不忍於是下嚴厲命令謂有不服從者按妄殺無辜論罪真仁人之言也

●設計佔領兵工廠

聚黃陂軼事

鄂省軍火咸取給於漢陽兵工廠自武昌起義後總督瑞澂仍匿居江利軍艦中電奏京師請速派重兵南下以圖恢復黎逆知清廷必有兵至鄂則坐守孤城將成甕中之鼈欲佔領漢口漢陽以壯聲勢顧漢陽兵工廠本有軍隊一營駐守且爲瑞澂所最親信者決不肯附和民軍黎因思得一策卽命杜錫鈞率精銳兵士一千人僞稱爲瑞澂派往漢陽保護製造局者廠中總辦不知是計信之不疑開門納之及入衆皆縛白布於左臂持鎗實彈勒令原有之駐防軍繳械否則施以最猛烈之手段駐防軍事出無備惟俯首聽命更有贊助民軍竭誠納降者杜除出資遣散外又送降軍於武昌編制入伍是晚黎又遣軍光復漢口

●宣布不能拆毀鐵路之理由

武漢三鎮雖爲民軍所有當時浮言四起謂清廷已派大軍出發明日將抵鄂境於是有獻計於黎者請拆毀劉家廟澠口以上之鐵路以遏滿人進兵黎力言不可請其故黎曰我軍雖得漢口而黃陂孝感等地守土官仍効忠滿廷卽使斷劉(家廟)澠(口)以上軌道彼清兵既至黃孝安有爲數十里阻隔而不思設策飛渡者不寧

惟是就令彼軍半途中止。一面飛電京師分道出兵。一軍由津浦南下出浦口溯江而上襲我之東。一軍由保定越河南邊境入襄陽過樊城沿襄河而至以扼我之西。一面促工程隊趕修已毀之鐵道進窺漢口。若然則曩鄂武昌處三面受敵之地。我何以應付耶。弗若不拆之俾滿廷注意此道。我可籌戰守之策。之爲愈也。衆服其論。

●釋詹何出獄

民軍佔領漢口後。因兵士爲數甚少。不敷調遣。僅有一隊人駐紮華界市鎮。斯時漢鎮土匪及一般無業遊民。趁人心惶惶之際。結夥縱火搶劫。致商民損失甚鉅。商會董事蔡漢卿李紫雲過江謁黎。請設軍政分府於漢口。以資鎮懾。黎領之。欲物色一威望素著者爲分府府長。一時苦無當選。因商之於參謀部胡瑛。以詹大悲對黎曰。得彼堪以勝任矣。蓋詹大悲爲湖北斬水人。操漢口大江報筆政。何海鳴副之。旋因時評中有(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二語。致觸瑞澂之忌。因逮詹及何治。以擾害治安淆亂政體。罪定三等有期徒刑。拘押禮智司(即督捕廳)當時滬漢各報爲兩

人辯護故黎耳其名此次聞胡瑛之推薦黎極表歡迎立命軍隊至漢口釋兩人出獄卽畀詹以駐漢軍政分府長之職何爲參謀長此八月二十一日事也

● 十千錢開辦報館

有胡石菴者(名人杰)落拓不羈賣文漢上博得酬金以資自給起義之翌日胡卽組織大漢報出現相傳該報出版之歷史其基本金僅十千文胡固寒士且有煙癖阮囊羞澀常事也是日之十千錢乃以小說稿售諸公論報所得之代價者胡取錢四千給大成印刷公司爲工資其餘六千購油光紙三令折裁爲二憑杜撰之新聞發刊一紙售銅元二枚不料發行之晨購報者途爲之塞剎那間六千錢之紙罄矣胡卽以售報之錢購紙再印如是者五七次竟銷行約兩萬份以上明日又倍之胡弗能兼顧遂聘二三友人爲編輯校對專司其事己則爲總經理矣嗣後擴充篇幅乃至武昌謁黎請領開辦費及常川津貼黎許之立予五千元胡遂購辦印機鉛字及一應什物大加改良而大漢報三字遂雄飛武漢間且遠震各省矣

● 手刃漢奸

是時清廷之兵未至瑞澂張彪仍匿居軍艦中停泊於法國租界江岸見黎佔領三鎮自知不能以兵力相敵乃設毒計陷害之出重金使心腹家丁入武昌僞爲投効者得入都督府執役乘間欲行刺幸爲黎之衛隊覺察執而鞠之盡得其情黎叱曰若殺我一死何足惜然其如破壞我漢族全局何吾今致汝死非爲我個人洩私憤乃爲民間前途計也言次取佩刀戮漢奸於階下瑞張見一計不行又生他策飭衛卒僞飾平民狀混入城潛以硝鎗水及砒石暗置水井中爲軍士所見捉而告諸黎黎命梟首以儆其他

◎推誠待人

有張景良者本充二十九標二營管帶素爲張彪信任黎首義時張彪命景良僞表贊同黎深信不疑令其仍領舊職以禦北軍有告黎者曰景良向隸張彪部下今茲投誠僞耳黎曰是無慮彼疇昔依彪私人之感情今日投我乃持同胞主義我優遇之且畀以重任度彼必無他志及與滿師戰於劉家廟義兵將占優勝景良忽吝子彈不發致民軍敗績衆縛景良歸報告黎黎曰過在我也揮淚殺景良或問其故黎

曰吾非不忍戮景良乃爲我陣亡之兵士痛且自咎我乏知人之明耳衆皆嘆服

●自料敵之特識

二十三日清軍兩鎮已抵灑口以上統將爲滿人廕昌素以知兵名於世者當日兩軍正式開始決戰由晌午戰至申刻清軍勢漸不支遂大敗退回黃陂明日民軍馳往該地清軍戰又弗利如是者五日敵皆敗績各將領及一般商民皆色然喜黎獨抱隱憂衆詢曰然則都督仍懼敵人之武勇乎黎曰否否衆又曰若然復何所慮黎曰吾所慮者不在敵軍之武勇而在我兵之真能折衝疆場者爲數不多耳三十一三十二兩標隨端方入川吾鄂恃爲長城之助者僅二十九三十兩標軍人及吾所部之一協耳矧敵軍十倍於我若曠日持久必獲最後之失敗衆曰吾儕已奉令募集邇來報名入伍者近萬人教練而演習之宜若可以戰矣黎嘆曰倉猝成戎之軍士烏能禦虎狼之敵哉今若此惟期迅速訓練成一不完全之勁旅可耳衆初不之信及清軍奪回漢口始服其言非妄蓋鄂省節制之師與北兵戰雖得利然每次死傷亦甚夥以故民軍愈戰愈少不得已惟有以新募之軍充數此輩既未受軍事教

育又初次與戰毫無經驗比兩軍對陣不諳射擊術甚有開鎗誤戕己軍致自殘同類烏有不挫辱者固不得以不知兵三字引爲黃陂咎也

●優遇學生軍

當戰事緊急時鄂省陸軍中學學生亦荷戈從戎以盡漢族一份子之義務該學生軍祇領槍械不受餉糈每屆出戰必羣集都督府飽餐一頓始出伐黎親與之件食瀕行黎送之門外一一握手曰爾曹盡弩力殺賊吾行曠廚下置備嘉餼俟爾曹戰勝歸來就食也學生軍闕然雷應聲震屋瓦及返黎果邀入飯室潛稽人數較前減十之二三詢以何往學生軍慷慨言曰彼輩已以一腔頸血報都督報國民矣黎懷然戒弗臨敵衆曰好男兒爲國捐軀幸耳吾儕但得有三寸氣在囊中餘一粒子彈誓必與滿奴戰至死生兩字早置之度外何懼爲黎歎曰壯哉言乎旋令學生軍巡緝城中維持秩序以補保安團之不足若輩方未與戰然死亡已過半矣

●識袁世凱之陰謀

當陽夏激戰時袁世凱曾電黎請其暫停戰爭各派代表議和參謀部諸君知鄂軍

不能久戰。擬允其請。黎力排衆議。謂贛滬等處。已聞風響應。袁欲分駐鄂北兵往援。恐我乘虛襲擊。其後故以議和給我。以遂其陰謀。今若此萬不能墜彼術中也。衆雖其論乃嚴詞拒絕。卽是可覘其料事之明。

●責薩鎮冰以大義

民國佔領武漢。警耗達諸滿廷。載灃曾派水陸兩軍分道南下。陸軍將領爲蔭昌海軍統帥。則薩鎮冰也。黎在北洋水師學堂肄業。彼時薩鎮冰爲該堂總辦。黎與薩實有師生之誼。此次薩奉命率軍艦來鄂。停泊於陽邏青山。譔家磯等處。黎曾手作一函致薩。中有昔爲師弟。今爲吳越。公苟仗義來歸。元洪將以都督位置相畀。願執鞭隨鑿於公。後如其不然。則元洪不敢徇師弟私情。將以國民公敵待公。得失利害之間。惟公裁之等語。薩得書不報。及兩軍大戰於漢口。北軍將失敗。薩命燃巨砲遙擊民軍。死傷過半。黎聞耗亦令青山砲台引砲攻薩之軍艦。致(江利)(楚右)俱受重創。而遁黎又誠武漢商人弗售煤與薩。旬日間薩艦以煤罄下駛至上海。

●內部之意見

黎坐鎮武昌與湯化龍分任軍民事務彼時都督而下則設軍務部孫武爲部長張振武副之然彼兩人富於革命思想毫無軍事智識不過爲贊助首義之元勳不得不畀以重任耳他如劉公蔣翊武楊王鵬牟鴻勛季雨霖等人於軍務一道實門外漢然皆扼據要津彼夙號宿將者若李克果杜錫鈞何錫蕃謝元愷張廷輔等亦僅膺一旅團長之職而已以故內部各懷意見暗潮甚烈積不相容黎明知之然亦無術調停也况新募之兵不諳戰術致九月五日之役漢口全鎮爲北軍所奪民兵退守漢陽詹大悲何海鳴至武昌歷陳失敗始末左右欲殺之黎曰此兵士不能戰之咎耳於彼兩人何罪

● 昇黃興以重任

幸是時黃興宋教仁由滬來鄂軍氣爲之一振黎素知黃興爲革命巨子茲見黃興卽予以據守漢陽總司令要任彼北軍將領已易廕昌而代以馮國璋馮提重兵抵漢派一軍抄問道渡襄河而踞黑山派一軍屯駐武聖廟自將一軍遍布歆生路以西直當龜山正衝爲攻擊漢陽作用其餘兩軍爲犄角之勢黎知馮老於軍事慮黃

非其敵。會湖南都督焦大鵬（時湖南已於九月一日光復）遣湘軍一團來鄂助戰。黎卽派往漢陽交黃支配調遣湘軍勇敢善戰更富於軍事智識其程度遠出鄂軍之上黃甚倚畀之。

●北軍焚燬漢口全鎮之原因

黃任漢陽總司令常派游擊隊渡襄河至漢窺探敵軍虛實與北軍遇輒巷戰每戰北軍皆受重創蓋民軍爲武漢土著街衢道徑咸熟悉凡與戰民軍以半數與之鬥分半軍繞間道抄襲其後致北兵腹背受敵故所戰皆失利民軍又匿居空屋中虛掩門就門罅窺視見北兵至突出激戰敵潰而逃民軍一面追襲一面密由別路抄出其前迎頭痛擊甚或無一生還者北軍怒極乃縱火焚燬全鎮使街市彌望無垠民軍遂無藏匿之地由九月五日起至十二日止燃燒七晝夜紅光燭天照耀數十里黎在武昌遙望隔江烽火頓足長歎曰革命事業成敗尙在未卜先使我同胞之生命財產損失盡淨吾之罪上通於天矣語次掣手鎗欲自戕幸爲衛隊勸阻之乃止。

●漢陽失守之黃陂

在烈燄熊熊中陽夏兩軍開始構戰馮之大本營駐紮後湖馬路假水塔爲瞭望台燃五生的巨砲遙擊漢陽龜山龜山亦以砲還之始則互有勝負繼則民軍勢漸不支敵兵節節逼進直抵襄河水爲陣黃興率湘軍全隊列於對岸抵禦血戰七晝夜北兵不能渡河而南馮知僅恃兵力匪惟徒傷生命亦且需延時日因遣間諜易裝潛入漢陽出重金運動軍隊使之內變俾己軍可乘虛而入未幾其計果成致有十月七日之捷先是黃守漢陽所部爲湘鄂兩軍黃以湘軍有戰鬪能力遂重之而輕視鄂軍每出陣必令湘軍前驅鄂軍不過備輸送輜重及器械而已於是鄂軍啣黃且及湘軍適馮之間諜至鄂軍利其金乃允爲內應十月六號之夕南北又激戰鄂軍一方面爲鄉導潛引清師渡河進攻龜山之北黃以精銳之師悉在前敵急飛檄調回前鋒湘軍正欲拔隊鄂軍舉鎗實彈斷其歸路湘軍知有變倒戈相向奮鬥一小時鄂軍將潰敗時馮兵扼據對河急張番布爲橋梁冒險而渡夾攻湘軍湘軍逃竄死於砲火及歿於水者弗可勝紀黃知大事已去以炸彈炸燬兵工廠率敗殘

軍士入武昌見黎黎執黃手曰漢家大局又隨鄂江潮俱去矣言已失聲痛號黃亦哭謂黎曰茲者贛滬已響應吾將乞兵來援也黎領之派隊送黃由毡呢廠過江而東。

●痛斥說已去者

俄天光放曙有守城軍士報黎謂遙睹龜山之巔已拔幟易幟此風一播武昌居民及軍隊恐慌特起未幾砲聲隆隆直擊都督府更波及民間房舍斯時軍心散渙咸欲棄武昌他去黎持鎗叱曰爾曹如是之畏蕙吾民更不堪驚擾今日之事惟有與城俱亡有倡言欲去者吾必手刃之於是召所部登城戒備防敵軍渡江而城中軍士逃亡一空僅餘數百人黎焦灼萬狀忽漢陽炮彈飛來墜地開花烈焰上騰剎那間都督府火起黎亟挈衆出聞哭聲震地慘不忍聞黎仰天呼曰吾一人無狀累吾民罹此痛苦十死不足蔽其辜也此際軍務部長孫武張振武及劉公等咸說黎曰武昌大勢雖瓦解然長江下游先後獨立者已數省足可爲吾後盾公盍暫棄武昌移駐他處然後電檄東南各省派兵來援再圖恢復或可收桑榆之效黎拒其言誓

死弗去再三請之黎曰吾去誰守此危城者孫武與劉公慨然自任黎猶豫未決百姓環跪曰吾儕但翼督都在善保萬金之體則武昌雖失終有復得之一日黎始肯是夕率所部百餘人及商民潛出東門逕詣洪山暫駐蓋距城僅五六里也

◎停攻武昌之原因

黎至洪山乃命工程隊安置電線飛電滬蘇都督請速遣兵援鄂旋得覆音謂清將張勳負固南京蘇滬正調集粵浙維揚聯軍征甯勢難分兵兼顧黎不得已又檄贛督吳介璋告以危在旦夕吳派兵一標由九江乘輪上駛比抵鄂而南北媾和之動議起矣先是馮國璋既得漢陽即促所部進攻武昌以籌備船隻渡江致延時日時南京有警耗至言張勳已爲民軍擊敗退走浦口遁北旋又得內閣總理袁世凱來電謂茲由英人李德立維持人道主義倡言議和並令雙方停戰靜候各派代表解決政體並誡馮暫止進攻馮以唾手大功近在瞬息因抗其閣令袁於三小時間連發萬急電七通其最要緊之電文一道中有（不得漢陽不足以奮革軍之氣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滿廷之膽）數語馮知袁別有作用乃遵其囑袁又恐馮之陽奉陰

違也。召馮入京，以段芝貴代之。同時武昌亦得滬電，知罷兵議和，事黎遂復返武昌。未幾，陽夏駐紮之北兵悉退，至黃陂，孝感間武漢商民又復理舊業。

●計遣孫武逃遁

當議和時期，間屯駐漢口漢陽之南北兩軍，屢因誤會致起衝突，黎悉嚴誡軍人，勿得暴動。兩閱月，和議始克告成。此兩月中，黎之維持鄂省秩序，可謂心力交瘁矣。大抵生人性質，有事時無不同舟共濟，力禦外侮，及外侮去，則人人即各存爭權爭利野心，以爲自固地步。勢有固然，理有必至者。當鄂省軍興時代，武昌軍務部長爲孫武，孫勇於治事而性殊卞急，恒不得所，部歡心其先，因戰事孔亟，衆未遑謀對付方法。及至停戰期內，遂共謀殺孫武，另舉他人入代，其位於是張振武、蔣翊武、劉公等人暗中聯合軍隊爲一致進行，且宣誓曰：吾儕此舉，其目的第推翻個人，慎勿擾亂大局。至黎都督位置，仍當協力擁護之。衆聽其說，遂決定二月（陽歷）十一號夜舉事。有密告黎者，黎念孫武於起義時頗有巨功，今內部將有激烈舉動，殆其平日不滿人望所致耳。因以電話召孫至府，詭言使孫至漢口，勾當要公孫奉命往比抵漢黎

卽手書一函使人密投孫告以故嗾之遠遁孫大恐匿居法租界不敢越雷池一步及期張蔣等率軍隊持械詣軍務部施以極猛烈之射擊槍炮隆隆聲震數里商民由睡夢中驚起疑北軍來攻城也相率逃遁一時秩序大亂黎聞變率衛軍數人逕入軍部見張等正從事大索孫武不得遍戮其部中辦事人黎厲聲叱曰爾曹將胡爲衆以欲得孫武對黎曰孫武吾已遣之去若必欲殺孫者盍向吾索之茲吾在爾曹果有後言卽與吾開談判衆曰公吾儕最崇拜者今若此卽惟公命是聽於是各釋械環立黎對衆演說謂滿奴未退不思自固團體內部妄生意見是授敵人可乘之隙後患何堪設想言時聲淚俱下衆感其誠各自歸伍風潮始息明日黎委任蔡濟民爲軍務部長人心大定蓋蔡素有威望足以鎮懾諸軍也未幾清帝退位而共和成立黎之革命事業遂由此告終焉

第四章 南北統一時代之軼事

●發還滿人財產

初武昌首義時革命志士悉籍沒其居留鄂省滿人之財產充公及南北統一滿人

以五族平等爲詞。迭呈督署。環請發還黃陂召集所屬會議。衆謂滿人入主中夏。垂二百六十餘年。一切度支。悉取給於漢族。今之區區財產。卽收爲民國所有。亦弗爲過。因力梗其議。黃陂曰。若輩乃滿人中之少數一部份也。今爲衆所共棄。是爲彼族祖若宗。貽之毒而受其害。卽援前清專制之法律。尙不能罪及子孫。况共和世界乎。乃毅然從其請。如瑞、澂、札、鳳、池、寶、英、鐵、忠等。皆得給領其原有之產。去卽助瑞、澂、爲虐之張彪。亦悉數發還焉。咸頌其德不止。

◎項城籠絡黃陂

黃陂以副總統兼爲湖北都督。更遙領參謀總長。當時以誠意待人。不知袁之居心。叵測。以故壹意擁護袁氏。袁對於黃陂亦竭力籠絡。凡有要政。必首先徵求黎之意。見時廣濟、饒漢祥爲鄂之內務司。長兼充都督府秘書。每屆諮詢。皆饒代爲擘劃。議覆無論當否。袁必獎譽之。蓋黎爲革命元勳。素爲項城所忌。不有權術以牢籠之。恐其不附已。其實黃陂心地坦白。無詐無虞。袁施用此項手段。殆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收回殺何海鳴之成命

何海鳴於前清時代曾主漢口大江報筆政嗣爲瑞澂封禁該報遂大江東去及民國成立何復至漢口復行組織是報以籌款無著因謁黃陂請款二千元爲開辦費出版後何與其編輯凌大同著社論倡言無政府主義其時黃陂擁戴中央惟恐是說盛行又見破壞慘狀乃發緊急命令嗾黃禎祥率隊二十赴漢捉何就地正法適何至武昌晤一友人未返黃無所獲僅拘其經理侯伯章去然何得是耗遂匿居友人家不敢出時武漢各報記者與何素有感情因偕往督署要求黃陂收回成命黃陂曰（我待何海鳴不薄大江報復活時他既要求我給他津貼又請我做一篇發刊詞登在第一天出版報首我是個武人不會學過弄筆後來請饒先生捉刀饒先生事體太忙轉請他手下秘書易國幹君代作我這才塞責他就是言論上有些激烈話頭我都可以置之不問誰叫他鬧這個無政府主義呢現在大局雖定人心尙思亂假若一班暴烈份子受他鼓吹鬧出亂子來誰任其咎我出此命令也是不得已的事諸君今天前來替他討情我若堅執不允未免有悞諸君意思若取消前令

又○怕○以○後○我○發○出○命○令○他○們○視○同○弁○髦○真○叫○我○左○右○做○人○難○了○各○記○者○又○一○致○復○申○前○請○黃○陂○情○不○可○却○果○收○回○就○地○正○法○之○命○何○海○鳴○始○得○安○然○出○城○赴○上○海○

◎殺張振武非黃陂王勳

張○振○武○方○維○被○殺○一○事○當○時○一○般○士○夫○咸○謂○黎○素○嫉○張○方○跋○扈○又○恐○其○黨○羽○綦○衆○未○敢○在○鄂○唐○突○從○事○致○釀○他○項○激○變○因○假○手○於○袁○世○凱○而○殺○之○此○真○非○破○的○之○論○也○實○則○張○方○在○京○自○恃○革○命○功○高○觸○阮○忠○樞○之○怒○阮○詭○言○於○項○城○謂○張○方○將○有○不○軌○之○行○爲○且○要○項○城○殺○之○以○遏○亂○萌○項○城○自○揣○驟○戮○革○命○元○勳○必○受○輿○論○之○攻○擊○因○嫁○禍○黃○陂○爲○己○分○謗○因○電○鄂○託○詞○將○任○張○方○重○要○責○任○惟○不○知○其○品○詣○與○心○術○其○任○用○與○否○悉○取○決○於○黃○陂○一○言○而○詞○氣○間○又○隱○含○苟○有○他○虞○唯○君○是○問○微○旨○黃○陂○以○茲○事○關○係○極○大○不○得○不○歷○述○彼○二○人○在○鄂○專○橫○之○歷○史○其○意○蓋○使○項○城○不○必○重○用○也○袁○氏○得○此○據○卽○執○張○方○槍○斃○事○後○卽○根○據○黃○陂○覆○電○宣○佈○二○人○罪○狀○致○黃○陂○爲○衆○怨○之○府○黃○陂○無○可○置○辯○惟○隱○恨○受○項○城○之○給○而○已○

◎免了夫人游街

共和成立一切政治皆刷新一新而尤以禁烟爲要務鄂省之城鄉鎮集均設有禁烟局派員挨戶調查有私售或私吸者獲之無分男女必使之着綠布衣帽三五警察拘押游行街市地保隨之行手敲銅鑼曉諭大衆藉資示辱犯者日儆戒其餘會前八鎮統制張彪之妻了夫人因黃陂發還其私產遂住居武昌城內了夫人素有隱君子之癖每日豪吸陳膏二兩一日爲查烟員偵知率警察造其廬執了夫人到局將施以遊街懲罰張彪亟詣黃陂私第要黎爲其婦緩頰黎篤念同寅舊誼不忍過却欲允又恐破壞公令乃爲變通辦法告張曰烟禁森嚴雖鄂省官長犯之亦難解免今日之事惟有以婢代夫人或可免出乖露醜耳若曰免之他日何以服衆乎張彪不得已如所言事後了夫人親詣黎私第鳴謝黎婉拒之

● 詰程漢卿之好殺

鄂垣陸軍執法處處長爲葛店（鎮名屬黃岡縣）程漢卿程名定遠曾游學東洋粗有法律知識因起義時彼有贊助微功黎遂畀以是職其人以警察爲明且性極嗜殺人以（程屠戶）呼之民國元年十月南湖馬隊兵變旋遭失敗黨從就獲者百

數。十。人。發。交。執。法。處。鞫。訊。分。別。治。以。應。得。之。罪。詎。程。於。黨。首。顧。斌。顧。開。文。阮。寶。山。等。立。卽。正。法。外。餘。則。亦。不。分。首。從。一。律。宣。布。死。刑。軍。例。凡。應。決。之。犯。必。一。一。由。都。督。過。目。然。後。勾。決。黃。陂。見。環。跪。一。堂。者。悉。敝。衣。草。履。來。自。田。間。知。必。利。得。金。錢。盲。從。附。利。因。商。諸。程。重。行。審。問。擬。擇。其。情。節。較。重。者。殺。數。人。其。餘。概。予。豁。免。程。奮。然。起。曰。都。督。謂。我。厚。誣。若。輩。耶。果。爾。則。請。辭。職。去。言。已。逕。拂。袖。欲。行。黃。陂。急。止。之。曰。漢。卿。毋。下。急。吾。與。子。商。者。蓋。欲。子。詳。加。審。慎。勿。以。人。命。爲。兒。戲。也。若。必。不。可。當。亦。宣。布。其。理。由。胡。必。以。去。就。爭。之。耶。語。至。此。又。謂。衆。犯。曰。爾。曹。誰。無。父。母。妻。子。不。惜。犧。牲。生。命。輕。於。一。試。今。茲。破。獲。殺。之。則。吾。心。不。忍。釋。之。又。法。律。難。寬。語。次。淚。泫。泫。下。衆。泣。而。求。赦。黎。毅。然。僅。殺。數。人。其。未。受。戮。者。予。以。資。斧。遞。解。回。籍。當。時。人。贈。以。嘉。名。曰。黎。菩。薩。有。某。報。卽。此。事。著。一。竹。枝。詞。曰。屠。戶。如。何。不。菩。薩。都。緣。未。肯。放。屠。刀。蓋。隱。刺。程。漢。卿。也。嗣。大。漢。報。何。山。君。曾。著。社。論。以。詆。程。云。

◎黃陂自奉甚薄

相傳黃陂爲協統時躬行節儉每食亦僅數簋及爲民國都督亦如恒其家屬一妻

一妾及子女各一蓄僕婢數人給役甚或炊爨井臼其夫人嘗親操之惟讌客則在從豐鄂督任內其會客室中案上羅列各國雪茄紙烟多種任客取吸夏令有客來謁僕人不以茶進悉饋嘯嘯汽水啖之

◎痛斥小叫天

伶界大王譚鑫培由滬返京車至天津其時煙禁甚嚴津浦鐵路車站皆有委員率同警察搜檢搭客行李以防夾帶私土譚素與阿芙蓉爲命致烟具陳膏爲委員查獲譚猶挾前清老供奉氣燄倏僕從與委員持蠻該委以其貌抗公令遂執僕拘局譚乃施展手段亟電周學熙朱啓鈴捏詞聲訴周朱不察遽電飭天津禁烟局長撤該委差使釋譚僕發還其烟具等物事爲萬國禁烟會會長丁義華君所聞謁見袁項城詰其爲一伶人破壞法律詞極嚴厲而外報記載亦頗有違言項城不得已隨申斥周朱等又飭京師審檢廳拘譚按律嚴懲譚運動各當道爲之緩頰迄無效果於是某偉人間接電致黃陂措詞哀懇請爲轉圜並動以桑梓之情（按譚鑫培黃陂人）黎惡其爲不正當之要求也電覆某偉人以拒之略謂吸烟厲禁早經三

令五申卽一國元首犯此亦難斂法解免某不能爲彼一人違抗律令貽譏友邦至以顧全桑梓爲詞然親如父子兄弟苟冒不韙烏能袒庇故姒繇遭殛神禹僅蓋死後之愆盜跖殺人魯惠惟執士師之法該伶所請碍難從命云云聞此電文蓋出自饒漢祥手筆也

◎章太炎之推許

壬子七月間章太炎解職籌邊使由京來鄂黃陂命備專車往迓所屬鑒於章之前次大鬧總統府往事引以爲戒勸黎母事優待黃陂曰不然前者太炎挾滿腔憤時嫉世之心故作玩世不恭狀蓋有所激而然吾以客禮待之度不至蔑視我也及太炎至鄂黃陂冀除署中一室爲章下榻把酒論交絕口不談政治章極大歡樂相處浹旬極相得瀕行黃陂置酒爲之餞行席間章謂坐客曰以黃陂與項城較一誠一僞相去奚翅霄壤吾足跡幾遍天下閱人甚多於今世求如此公者誠絕無而僅有今得此人民國之福也黃陂遜謝之

◎黃陂之與胡石菴

天門胡石菴於起義時創辦大漢報鼓吹不遺餘力及共和成立黃陂以胡贊助革命有功每月予以津貼胡極揮霍且有烟癖以致經濟界上時見恐慌狀態至窮蹙時必謁黎告之窘黎於所求必如其願然未便挪動公款則分所得薪金補助之有譖胡於黎者黎斥之嗣後凡胡來請謁黎見其名刺必自語曰（他又來向我借錢了）此番必嚴拒之及晤面胡歷述報館中苦况黎又不忍卻第曰此次姑再應君所需今後則難如命也胡唯唯而去未幾又至矣仍有所予其仁厚有如此者

●優待戰傷兵士

陽夏之戰鄂軍傷殘肢體者甚夥南北統一後黃陂設鐵血傷軍院參養之每月仍給餉糈時鄂省經戰事後財政異常困難此項巨款殊難籌措黃陂悉解己之私囊供給左右勸其停止黃陂曰爾日脫非若輩以血肉軀爲換取共和代價焉有今日乎茲具此不完全之肢體謀生無計吾不念其功而厚恤之不幾爲餓殍耶衆語塞聞所需每月約在萬金以上皆黎爲之籌措其後段芝貴督鄂遂裁汰此項開支焉

●黃陂見怪不怪

統一以後武漢報紙林立不下二十餘種大半爲各黨機關報黨同伐異不遺餘力有震且民報者爲各報中之最激烈派也以黃陂擁護中央遂逞其謾罵口吻尋疵抵隙或著言論或作時評或編小說種種攻擊弗留餘地該報記者蔡寄鷗曾作新空城計傳奇蓋指起義時黃陂不肯出任都督匿於牀下之故事以諷刺之其所屬憤不可遏挾報紙示黎要之封該報而拘記者黃陂閱畢笑而置之曰若輩毀謗何損吾毫末稍有知識者見之必詆彼爲嚮壁虛造我苟封禁則外間必謂我實有其事因報紙揭我短而適觸我怒矣莫如見怪不怪之爲愈也旋有羣報某君與蔡筆戰爲黃陂辯護黃陂親書一函致某君曰蔡某罵人毫無價值君何必以寶貴筆墨與之爭口舌之強乎某君韙其說乃止

●與宗社黨之臨刑語

清神雖鼎革而滿族中之暴烈份子仍思帝制復活於是私結宗社黨陰謀進行其第一目的則在暗殺共和國要人黃陂爲首義元勳固爲若輩所深忌由黨魁鐵良升允密派二三黨徒潛行來鄂飾兵士狀入都督府幸爲衛軍所獲縛而告黎黎親

鞠之盡。悉底蘊。命殺之刺客。泣而求免。黎曰：汝若以個人私忿而圖刺我，我可以曲貸汝死。第汝之此來，非有仇於我也。蓋將破壞民間大局耳。吾今殺汝，亦非洩我個人之恨。實爲我同胞去。除公敵。今日之事，我不能宥汝言已。叱武士推出戮之。

◎弗忍累及無辜

先是都督府本暫設於閩馬廠諮議局。因漢陽失守，北軍以砲火隔江遙擊，致遭焚燬。及大局既定，遂遷入舊藩署。藩署在漢陽門內當街市，正衝人烟，極稠密。其左側青龍巷有某旅館，與軍府僅一垣之隔。一日有大股宗社黨人，假寓該旅社。夜間由窗洞拋擲炸彈，入署轟燬房舍數幢。衛軍聞警，麇集見炸彈，擲自旅館樓上。羣往拘人，比至暴黨已逸，竟無所獲。僅餘行李及箱篋而已。衛軍欲執館主人追究，黨徒所自來。黃陂急止之曰：若輩陰謀彼鳥乎？知慎勿波及無辜也。無已，惟有令彼另遷他處，俾免他日再有第二危險發生耳。於是召館主人，至使之歇業。遷徙更酌予金錢以賠償。其停頓營業之損失，館主人頌其德，弗衰。

◎黃陂之與女學校

當軍興時曾有女志士吳淑卿陸國香等組織湖北女子北伐隊及和議告成是項名目當然取消一般英雄欲於鄂省安插位置於是假創辦女學爲名要求黃陂資助黃陂准如所請凡有所求而來者必償其願而去數月之間計所費已達數萬金此風一播凡稍識之無者亦僞言爲女志士女偉人援例而至戶限幾爲之穿黃陂惡其噪聒且應接不暇又不能揮之使去乃命其二夫人黎本危與之接洽可助者助之否則婉言以謝嗣因姚雪琴所辦之高初兩等女校有秘密行淫之齷齪史發現黃陂悔恨無既嗣後女界有請謁者悉以閉門羹餉之云

●優遇死難者家屬

是年十月十號爲武昌首義之紀念日各公署辦事人員及軍隊中咸放假一日以伸慶祝清晨黃陂着大禮服恭詣彭（楚藩）楊（洪盛）劉（復基）三烈祠致祭（卽前清之萬壽宮內）甫入門卽見有多數男婦老幼伏於地上哭甚哀叩以何人蓋卽三烈士之父母兄弟妻子也黃陂勸其稍節悲慟且曰公等毋感感彼三人以軀殼上暫死博靈魂上常生今者剷除專制改變共和皆彼三人發難之首功吾儕獲

享。共。和。幸。福。亦。受。彼。三。人。之。賜。自。今。以。後。三。人。之。轟。轟。烈。烈。盛。名。與。民。國。並。垂。不。朽。我。爲。公。等。計。當。化。悲。痛。而。爲。欣。喜。庶。可。慰。死。者。於。地。下。衆。聆。言。再。拜。受。命。黃。陂。又。與。之。絮。絮。話。家。事。知。其。窮。困。命。其。隨。往。軍。府。各。贈。三。千。金。更。飭。財。政。司。每。家。月。給。百。元。以。爲。養。贍。之。資。

●嚴懲不法之師長

有。師。長。季。雨。霖。者。駐。軍。沙。洋。鎮。瞰。該。鎮。富。商。陳。致。大。饒。於。資。因。藉。籌。劃。軍。餉。爲。名。勒。派。陳。供。給。十。萬。元。否。則。軍。士。將。肆。行。劫。掠。陳。以。爲。數。甚。巨。一。時。恐。難。措。齊。乃。向。季。婉。商。請。寬。以。時。日。季。謂。迫。不。能。待。遂。執。陳。子。爲。質。限。五。日。以。金。贖。子。脫。愆。期。則。殺。之。陳。不。得。已。一。面。先。繳。半。數。一。面。來。省。上。訴。於。軍。府。黃。陂。受。狀。赫。然。震。怒。召。集。各。參。謀。會。議。有。謂。攜。其。兵。權。執。赴。武。昌。而。究。以。擄。人。勒。贖。罪。名。者。黃。陂。不。可。且。曰。季。素。跋。扈。吾。所。夙。知。若。以。此。法。懲。治。之。彼。挾。其。兵。力。必。釀。成。激。烈。變。故。果。爾。沙。洋。商。民。皆。無。噍。類。矣。宜。籌。商。折。衷。良。策。會。白。狼。黨。徒。犯。河。南。鄆。城。邊。境。汴。督。張。鎮。芳。電。請。黃。陂。派。兵。會。勤。黃。陂。密。令。陳。先。返。沙。洋。繳。金。贖。其。子。歸。然。後。檄。季。率。所。部。返。鄂。抽。調。勁。旅。援。汴。其。

電文中溫言獎勵有非公不能勝此重任等語季奉檄果旋武昌謁黃陂黃陂出陳之控詞示之嚴詞詰責詢以有無是事季猶作矯強之語曰彼誣我也乞拘陳來開庭對簿吾苟恃兵索詐甘受法律上之裁判黃陂頷之季遂在鄂候質及陳至季已先期逃匿蓋情虛畏避且更受他項要案嫌疑牽涉卽十死不足蔽其辜者黃陂乃籍沒其私產變價以十萬金償陳餘則充鐵血傷軍團經費輿論賢之

◎與饒漢祥之一席話

時湖北民政長乃夏壽康氏夏爲前清老官僚暮氣甚深且有隱君子癖長鄂數月凡百新政悉皆廢弛對於烟禁尤爲不力彼蓋不能自正正人也內務司長饒漢祥惡夏以上峯自居氣燄凌轢與之意見甚深互相攻擊而一般輿論皆不直夏之行為夏憤欲辭職黃陂居間爲調人且謂饒曰大凡負重任者未有不受屈抑吾曩者蛭伏於張彪壓制之下其所受之辱較今茲夏之對君尤超過倍蓰吾悉涵忍之積久張亦易傲慢而歸和易無他推誠待人也夏之長鄂久爲都人士所不容彼之位置縱不自行引退他日必爲人攻訐而去君何必於此際而悍然出人頭地與之生

惡感乎饒躓。其說未幾。夏果辭職。黃陂遂力薦饒於中央。以承斯乏。

●不肯安插私人

自南北統一後。其時大局漸就。救平。凡從前與黃陂稍有親友誼者。無不存攀龍附鳳之觀念。咸集鄂垣。請謁于求。畀一位置。爲噉飯計。黃陂概以婉言謝之。曰。方今共和國基礎甫立。一切措施當徵求賢才佐理。非安插私人時也。公等既來。吾惟有厚贈資斧。返里有不去者。吾署中不乏隙地。姑爲下榻。月予數金供給而已。由是每屆會餐時。食客有數十人之多。計所費頗不貲。及黃陂晉京。亦有隨之俱行者。

●尊重司法權

鄂軍第三師二營營長夏甲。最喜狹邪遊。曾與住居花堤之某少奶奶結不解緣。某少奶奶向操秘密賣淫業。其托詞爲官眷者。蓋欲假是旗幟。以立異俾足。歆動人之顧盼也。少奶奶素有舊好。亦軍界退職之官弁。自夏甲入港。流連忘返。致舊好難嘗。禁鬱怒甚。乃詭言爲其親夫。號召諸無賴。捉姦並繫之。訴諸地方檢察廳。廳長以其皆廁身軍界。未便越俎。干預。因謁見黃陂。請示辦法。黃陂曰。彼所犯者。爲民刑訴訟。

案件毫無關於軍事性質當然由貴廳執行且應按照法律治以相當之罪慎勿以其軍界人物而故寬縱之也立傳知該師長取消夏之軍籍廳長唯唯退據情起訴坐夏以律

⑤ 出行不帶扈從

黃陂坐鎮武昌近兩年凡學校工廠開幕及各界有正式會議必親往參觀演說或京師暨各省之冠蓋往來者亦必答拜每出恒輕車簡從隨行者僅衛隊數人而已左右恐有反對者伏途狙伺勸其多携騶從爲之保護黃陂笑曰吾第求吾心無慊於人胡必多此一舉人果欲圖我彼門牆雖峻尙不能禁若輩之不來况游行五都之市乎我苟戒備是示人以怯也卒拒其所請鄂省商民每見其出咸分立如肉屏引領翹望黃陂坐敞帘馬車上帶笑微頷其首若代表其予以和霽可親之狀態云

⑥ 發還端方首級

當四川獨立時三十一標標統曾廣大迫於所部之要求曾手刃端方割其首以藥

水浸之歸獻黃陂一般志士欲以端之首級置諸兩湖勸業場中爲陳列品黃陂不表贊同且曰端撫鄂州對於吾民尙無惡感今彼已遭慘殺卽專制時代尙不能予以死後之罰况共和國乎乃函封其首又電致川督尹昌衡檢端遺骸運載至漢口派員並其首費送梗陽交端之家屬葬之

◎語妙天下

民國成立後政府遷至北京袁氏欲牢籠偉人志士曾設稽勳局凡有功於民國者各予以勳位勳章以示崇德報功之典當時有謂武昌首義實發端於川省抗路風潮一事論功當以趙爾豐爲第一蓋以趙爲反比例元勳也羣擬建趙之銅像於川督署前用誌不朽議上袁頗不謂然而一般舊官僚爭執甚烈袁不能決乃電黃陂徵求意見以資取決黃陂覆電語極簡單中有趙爾豐暴戾恣睢惟知仰體清廷意旨認良民爲匪徒視生命如兒戲雖死尙有餘辜若謂彼爲民國功臣然則瑞三端四亦居反動地位苟援是說爲斷獨不能血食千秋乎等語袁得覆是議遂打銷焉

◎與人無爭無求

黃陂爲人精神素強健且極耐勞苦縱有時政躬違和猶必親事故其督鄂近二年卒未聞因抱病而請假一次者亦不似今之扼據要津者稍受外界激刺或未償所欲效妾婦放刁伎倆提出辭職書而請另簡賢能者嘗語人曰我分內之事不肯放棄分外之事不妄請求如是則身心泰然自免他人之攻擊也聞者韙之

第五章 二次革命時代之軼事

●北兵南下之原因

九江獨立自表面觀之因南北兩軍誤會遂啓激烈之衝突實則雙方積不相容藉故而發難也故盱衡時勢者謂潯陽肇衅未嘗不重怨黃陂請中央派遣北兵南下以致釀成南數省之戰事不知其中尙有特別原因在也自袁氏就臨時總統以來不獨南方各省高據要津之重要人物爲彼所深嫉卽不爭權利之黃陂亦在其猜疑之中當宋案發生後袁氏奸謀詭計已爲世人所燭破彼逆料臨時政府期限將屆他日選舉正式總統時恐已無圓滿之結果不如爲先發制人計其計維何卽籠絡黃陂排除異己者是也顧欲排除異己非先以袁家的軍隊遍布東南各省不可

湖北當京漢鐵路正衝彼是以第一着卽從此處入手先是汴皖交界之區白狼數犯其地袁曾電調鄂軍會剿遂藉詞武漢爲南方重鎮無重兵駐防恐暴徒亂黨易啓覬覦因此意電黃陂詢其意見黃陂乃與其最親信者某君商某君固書生之見也彼未識袁氏之作用貿然贊同其說黃陂卽電致中央請兵來鄂翌日大隊果至矣蓋袁氏電詢黃陂時已命王占元蕭安國率兵兩師束裝待發縱黃陂弗肯承認袁亦將以強迫的手段屯兵武漢間故一聞黎之許可卽兼程而至如迅雷之不及掩耳使之無迴旋餘地若徒歸咎於黃陂及其劃策之某親信者尙非破的之論也未幾袁以武穴爲鄂之下游門戶命移一師駐紮斯地武穴距離九江僅數十里潯軍亦深溝高壘以拒之七月十二號偶因細故而遂有戰事矣

●不附和民軍之原因

當南北兩軍構戰時民軍使使說黃陂曰公爲辛亥首義之元勳名震中外苟於此際脫離專制魔王關係則義聲所播足以號召天下黃陂頗聽其言既以北軍盤踞鄂之各要隘一經獨立則必有激烈之戰事嗟爾小民又遭塗炭於是與其最信之

某君籌商從違之計某君謂袁氏雖在在實行專制而名義上仍虛懸一共和招牌若此際而反戈相向其名似不正且全鄂軍權已操縱於北方將領之手貿然從事而我首當其衝亦殊不值黃陂以某君言論近於勢理因婉詞謝絕民黨遂詆黎劾忠袁氏而不知其當日所處地位實有種種困難處也

●段芝貴輕視鄂軍

袁氏派兵來鄂也曾以節制水陸軍隊之虛名畀黃陂實則軍政大權均操縱御乾兒段芝貴之手段赴九江道經漢口渡江謁黎黎置讜欸待之並邀各級軍官列座席間談及戰事段大言不慙謂湖北兵無一人能臨敵者惟北方士卒久經訓練可以殺敵致勝黃陂唯唯而所部頗不服其強悍者秘密會議欲與駐鄂之北軍一角以雪此恥黃陂力阻之始未釀成他變

●誠北軍之誠懇語

駐鄂之袁家軍表面上雖受黃陂調遣黎恐其不服從己之命令一切支配仍由該管官長自主已不過參預會議而已當時主客兩軍意見甚深各不相下而北兵騷

擾民間之事時有所聞小朝街有某土娼家廣蓄嬌娃秘密賣淫詎爲北軍偵知乃結夥往強使留髡妓畏其野蠻婉詞以謝之適觸兵士怒將室中什物搗毀一空更欲火其居憲兵出而排解竟狂毆無算而鄂省原有之軍隊素嫉北兵跋扈咸執械欲尋衅黃陂聆是噩耗一面嚴誠鄂軍不許動一面率警備隊至小朝街演說曉以大義略謂爾曹奉命駐鄂爲保護治安起見脫擾害閭閻是重違政府之令況此際潯陽戰事孔亟人心思動諸君尤宜愛惜名譽免貽人以口實言時詞氣慷慨時北軍將領亦齷集溫語撫循各軍始歸伍黃陂返署嘆曰不圖此輩竟專橫乃爾他日不知爲患胡底也於是據實電告袁政府翌日覆電至假黃陂以全權有不法者輒以軍法從事北軍乃稍稍斂蹟然湖北居民畏之仍如虎狼也

●爲籌軍餉解私囊

彼時駐鄂北軍約一師一旅每月餉糈所費不貲袁政府令黃陂籌措發給黃陂以湖北財政困難達於極點萬難擔負因電請項城酌量變通之法袁月撥解半數現資其餘則發給國內公債票使黎以三成搭放全省官長之月薪卽抽此現項金爲

軍餉時鄂省厲行減政主義政界之俸爲數甚少咸一致反對黃陂不得已募集他款苟不敷用則出己之蓄積以補不足其夫人吝勿予黃陂曰方今局勢岌岌可危脫軍士以索餉故而釀成他變吾之生命且不保更何論區區身外物乎由是月必籌措數月間已羅掘一空其箱篋中僅餘纍纍公債票而已

◎都督府偵探何來

贛寧二次革命黃陂恐湖北糜爛不得不依附中央而袁氏對於黃陂尤在在防其有異迭次派兵南下非僅鎮懾民黨亦含有監督黃陂之意思更密遣偵探赴鄂以察其舉動一日有某政客由滬至鄂謁見黃陂卽於軍府中下榻夜間促坐傾談言笑甚樂忽聞辦公室窗外履音甚微細似有人窺探者叩以爲誰則不答躡足而去黃陂使衛士出視見一人形色倉皇圖逸追而執之則其人胸前懸有軍府自由出入徽章而其面目則非素經見者駭爲刺客交軍事執法處研訊其人乃以實告蓋卽袁政府派來之偵探也初某政客夙負盛名久爲袁氏所深忌此次至鄂係個人交誼上謁見無絲毫政局上之關係該探受袁氏厚托見此可疑之點欲窮其真相

以爲効忠及邀功地。因僞製軍府徽章。懸諸胸次。趁日晡後。入署。衛士亦未暇辨也。今茲被獲。彼若隱諱。將遭顯戮。莫如直言之。或可冀其釋免。處長據情告黃陂。以未便嚴究。僅予驅逐出境。了事。由是軍府之戒備綦嚴矣。

●痛哭同胞之相殺

潯陽大戰。南北兩軍死傷甚衆。一日捷電傳來。謂北兵已奪回湖口砲臺。當時駐鄂之客軍無不欣欣色喜。惟黃陂愀然不樂。獨坐無語。未幾縱聲哭。其夫人問之。故黃陂曰。我謂無論誰勝誰負。總是同胞。戕殺同胞耳。言已長嘆不置。

●贈書勸胡石菴

先是武漢報紙二十餘種。自南北戰爭。其反對袁政府者。悉爲北方將領挾制。警廳封禁殆遍。其出版者。惟三數家擁護中央之報而已。惟胡石菴所辦之大漢報。立於超然地位。兩方不是。均直言無諱。適段芝費過鄂。時胡曾著一時評。有政府萬惡。民黨萬惡等語。段見之大觸其忌。及晤黃陂。請其轉飭警廳干涉之。今後勿載此項狂謬論調。黃陂陽應之。陰使人告胡。囑其勿再慢罵。胡答書極力爭執。黎手書一函與

胡曰君所見甚是然吾謂即使大聲疾呼特彰公道匪惟不能動若輩之聽且足以速己之禍竊爲某所不取胡又覆書云持論正當乃記者應盡之天職縱寸磔吾身亦所勿計黃陂閱畢笑曰胡石菴又逞使書生的脾氣了

●遺書詰段芝貴

當戰事風雲逼緊時鄂西一帶如襄陽樊城老河口鄖陽等處土匪蠶起往往假託民黨名義肆行劫掠黃陂嚴飭各駐防軍隊痛予力勦嗣北方兵士亦效該匪所爲蹂躪居民且又較匪尤甚彼受害者函電交馳紛紛向黃陂聲訴黃陂卽據情轉達段芝貴請嚴飭各將領約束所部段覆電自詡其携來之兵皆素受軍事上教育保其必無不法之舉動黃陂怒其無狀會武昌北門外青山鎮某姓之幼女爲三五游行北兵輪姦致死鄉民聚衆捆縛犯事者送詣軍府黃陂隨派憲兵押解至武穴更貽段一書曰（案據青山鎮鄉民控稱其年未滿十六歲之幼女名愛囡者在所居之屋左側浣衣忽來軍隊數人恣意調笑女故膽怯不敢與語急馳而歸不料該兵士截其去路強挾之入一松林內輪姦女大聲呼救當爲鄰舍所聞結伴往援時女

已斃命。該兵士復持蠻行兇。各掣刺刀。刺傷鄉民二。乃激動衆怒。鳴鑼召集數百人。當場將該兵士捉獲。送署請究。及研訊始悉。卽爲貴軍第七十二旅一營左隊兵士。本欲施以應得之咎。因權限扞格未便。執行相應。解送貴本營聽候裁奪云云。段得書知黃陂之窘。已不得已。遂殺犯事數人以謝之。並誠各級軍官嚴諭所部不准滋擾民間。然不過具文而已。

●言外微旨

未幾贛戰救平。段芝貴凱旋至鄂。與黃陂磋商善後事宜。初欲率全隊屯駐武昌。黃陂恐商民恐慌。因商諸段。請暫紮灑口。劉家廟一帶。彼時武漢各界因伏處段之勢力範圍以下。不得不虛與委蛇。賣牛酒犒其軍士。黃陂亦置酒爲段慶功。並召集各上級軍官列座。段自恃功高。目無餘子。語言間微露端倪。且有代黃陂督鄂之意。席散其左右恐黃陂一去頓失依附。咸要求其設策保全。位置黃陂。笑曰。吾自革命告終後。卽無絲毫得失之念。滲雜於心中。久欲遄歸故里。終我天年。所謂副總統鄂都督者。自吾視之。直如敝屣耳。區區去就。吾更置之度外。但冀繼我者善視吾民。則我

去且更賢於不去也左右歎服其言。

第六章 伏處京師時代之軼事

●去鄂入京之內幕

黃陂之入京也其中原因複雜言人人殊論者咸謂其受親信某君慫恿之故而不知非也袁氏自此次戰勝後異己者皆驅逐海外於心亦快然自足其不能釋然者惟黃陂耳雖黃陂壹意擁護中央而自袁氏視之仍覺其態度有不瞭之處適段芝貴抵京面陳南方戰事盛稱今茲民黨旋起旋仆非僅恃所部戰鬥能力實則黃陂不肯聯合民黨之功袁亦贊黃陂不止段即進言曰以後南方之安危與否悉視黃陂從違爲斷然以名高望重之人物寄之閩外實爲國家前途隱患脫不使之入樊籠中將來恐終爲黨人利用袁聆語極韙之蓋段久垂涎鄂督一席彼逆知袁氏素忌黃陂故出爲國計爲袁計之語先使袁去黎然後再設他策以償己之志所謂小人之言可畏者是也袁於是授密計於段祺瑞遣其至鄂詭言中央得偵探報告謂民黨失敗羣歸咎於君爾日未肯獨立有一部份暴烈份子日謀不利於君以報怨

盡姑入京暫避之。黃陂遂商諸其親信之某君。某君亦表示同意。黃陂乃輕車簡從渡江北。上比段督視事。鄂人始知也。黃陂此行初非以黨人圖己爲慮。實則以北方軍隊遍駐鄂中。已雖負統馭虛名而號令不行。事權不一。且駸駸乎有反客爲主之勢。久欲呈請辭職。適段祺瑞傳袁氏命召己。晉京。故毅然舍此而去。蓋卽是中真相也。當時一般輿論鮮有能道及之者。

◎派心腹偵探黃陂

黃陂抵京時。袁氏已先得密報。預派阮忠樞。梁士詒。江朝宗等赴車站歡迎。逕入公府。袁氏卽施展其牢籠手段。與黃陂握手言歡。狀極摯謙。黃陂固推誠待人者。見袁拳拳信其爲謙。光盛德遂晏然處之。而不疑。袁更分截三海爲其私邸。又電致段督備專車送黃陂眷屬到京。而從前故舊如孫武。饒漢祥亦隨之。至私邸中一應供給。皆袁部署。服御飲食與袁相埒。袁更派禁衛軍四十名。執役名義上供奔走。實則暗中監督也。自黃陂入居三海。竭誠來謁。見者日必數十起。若輩口頭禪都謂瞻聆革命元勳之言論。豐采實皆受袁之嗾。使以偵察其舉動者。卽纖悉之事。必有所密告。

黃陂向持鎮靜態度寡言默坐了無異人處及久袁謂所親曰此公仁讓賢慈吾極佩其人由是猜忌之心稍稍冰釋然防範仍未懈也

●袁黎結婚之由來

斯時外間蜚語四起謂袁氏給黃陂入京將予以殘害袁欲釋人之疑乃倩阮忠樞饒漢祥孫武作伐聘黎之幼女爲媳黃陂固不忍拒人太甚欲許之其夫人不願從事蓋夫人因黃陂於前清時曾納危氏女爲妾卽寵擅專房致嫡庶之間意見甚深此次袁氏求婚夫人因袁之十一子克度爲庶出恐其名不正也故嚴詞拒絕致與黃陂小有齟齬旋卒從其請

●兩夫人受袁之延聘

袁籠絡黎氏無微不至自兩家結婚後內眷相與過從袁有女公子九人備極愛憐遂於府中設一家校廣徵品學優長之女士分任教授延黎之兩夫人爲校長監學實則兩夫人僅負此虛名舍開校及寒暑假考試外從未入校一次而袁之意旨以爲不如是不足盡其籠絡之術者

●請減副總統年金

是時黎已被選爲正式副總統矣。所得年金月領三萬元。黃陂素崇節儉。又鑒於國家財政困難。已達極點。因請於袁減少其數。袁曰：此由議院議決也。未便輕易變更。蓋正副總統年金係袁自行訂定。未經議院通過。當時輿論咸詆袁之月俸及公費。每歲需用二百四十萬。爲太鉅。正提出意見書。請酌量縮減。以資撙節。袁若從黃陂所請。是予議員以口實也。黃陂不知袁氏別有作用。乃罷其議。

●請嚴懲袁平治

論者謂二次革命失敗後。袁氏卽有帝制自爲思想。每對人言曰：（南方革命黨構衅。何嘗含有絲毫政治性質。簡直兒想奪這個尊嚴無上總統的位置。因爲五年便要另換一個。他們遂生了覬覦之心。這總統到底沒有皇帝靠得牢。）有袁平治者。其中表某爲袁之侍從武官。一日某晤袁。曾以袁語告之。袁默揣袁氏意旨。乃有復辟之呈請。在袁平治心理上。以爲媚袁。恰到好處。實則但言復辟。其間猶隔膜一層也。當袁請願之翌日。黃陂以要公晤袁。袁偶道及此事。且以書示之。黃陂閱未竟。輒

然曰首義志士以無量頭顱頸血始換取共和兩字何物豎儒甘冒此大不韙豈殺之以儆其餘袁笑曰彼鄂人也公何無桑梓情耶黎曰彼既爲鄂人匪惟爲民國之公敵亦且爲吾鄂害羣之馬則殺之愈弗容緩袁默然不語明日僅予以驅逐回籍之譴而已

◎資助解職之議員

是年十一月袁氏以非法取消國民黨議員職權致參衆兩院不能滿法定人數而國會卽因之解散議員淹滯京師仍挾國會復活之希望輾轉數月囊金告罄借貸無門其有欲返故里而不名一錢者有隸鄂籍之議員某某數人因資斧斷絕謁黃陂告之窮黃陂各予以二百金壯行色卽他省議員苟有代達困難者黎亦有餽贈計數月間所費已達數萬金悉於其副總統年金項下捐廉以助焉

◎力辭朱瑞之贈衣

袁以浙江都督朱瑞當贛寧二次革命時未肯附和民黨遂特垂青睞三年春袁召朱瑞入京覲見朱不惜重金購製金絲猴元狐兩大衣獻袁答其知遇袁設盛晏於

公府中邀朱飲黃陂亦列席是日降雪數尺天氣極寒冽津唾墜地成冰袁卽着朱所獻之金絲猴外衣入座時座客皆御極寶貴禦寒之服惟黃陂樸實不華袁詢曰宋卿何儉樸乃爾黃陂答以但求有章身物何暇計及華膺袁曰介人曾贈吾美服兩襲昨吾餽其一於東海奈何語至此又謂朱曰汝盍再物色佳製貢宋卿也朱唯唯黃陂力阻朱陽應之翌晨果以元狐衣進黃陂親詣朱之逆旅再三璧謝詞婉而決絕朱知其耿介勿敢強留以自御聞所值約千金以外云

●以師禮事東海

黃陂居三海不輕出雖領參謀總長亦不常到部凡有文牘悉委諸次長陳宦代行苟遇重大問題陳至其私邸磋商以故黃陂在京幾等閒散終日無所事事使扈從至琉璃廠廣購書籍及上海各書局出版之說部數百種藉資消遣京中各當道雖不乏其人黎總不與之結納惟徐東海段祺瑞黎極重其爲人暇時偶相過從或邀至私邸把酒盤桓而已九折衷東海富有經驗因以師禮事之然所談論悉皆他事至國是決不道及一字云

●黃陂不責背已者

隨黃陂入京之某某兩政客袁欲離間其與黎之感情因大施牢籠手段畀兩政客以重要位置以結其歡心兩政客果爲袁利用漸與黎疏黎明知之而未之怪也其親信侍從積不能平告黃陂謂兩政客背已請召而詰之黃陂笑曰吾生平不植私黨烏用人附我且若輩曩爲我指臂助不得不時時接洽今我已置諸閒散彼正宜另謀枝棲是亦恒人之情況吾素推誠待人與從前故舊未結絲毫惡感更從何處着怨尤哉嗣有以是語傳入兩政客耳鼓者兩政客既感且愧因詣私邸道歉仄黃陂和靄態度一仍如往昔

●力爲胡石菴解免

黃陂去鄂接任者始則爲段祺瑞繼則卽段芝貴芝貴視事後於國計民生上漫不經意惟日事羅織黨人恣意殺戮適有髦兒戲名角王克琴者由滬至鄂獻藝於漢口怡圖舞臺上頗受社會歡迎段素與克琴有舊因托詞其夫人四十壽辰招克琴入署演劇藉叙舊好數日不令克琴去適爲大漢報主任胡石菴偵知載其事於新

聞。欄。更。加。以。譏。刺。語。段。大。怒。欲。懲。胡。無。可。藉。詞。乃。陰。嗾。偵。探。劉。貴。狗。僞。造。白。狼。致。胡。函。件。至。該。報。社。以。查。烟。爲。名。先。置。僞。信。於。故。紙。籠。中。復。由。籠。中。搜。出。卽。指。胡。私。通。狼。匪。執。之。入。署。報。告。段。命。封。禁。該。報。又。發。胡。交。軍。事。執。法。處。嚴。訊。處。長。程。漢。卿。素。與。胡。有。宿。怨。且。仰。承。段。意。擬。按。照。通。匪。屬。實。定。讞。胡。之。母。妻。知。是。案。無。可。解。免。亟。電。黃。陂。請。爲。設。法。詞。極。懇。摯。黃。陂。閱。電。嘆。曰。石。菴。喜。嶄。然。露。頭。角。動。輒。遭。人。忌。苦。早。知。有。今。日。矣。雖。然。我。不。爲。彼。緩。頰。則。彼。之。生。命。將。不。保。於。是。電。段。語。極。簡。單。而。賅。括。略。謂。石。菴。爲。人。某。相。知。有。素。通。匪。證。物。或。爲。不。足。於。彼。者。所。贗。造。亦。未。可。知。乞。公。詳。加。審。慎。苟。有。茲。事。某。願。負。完。全。責。任。黃。陂。語。氣。不。過。普。通。而。言。不。知。適。揭。段。之。心。事。已。知。其。誣。陷。胡。事。也。遂。易。爲。三。等。有。期。徒。刑。執。行。比。段。去。胡。始。釋。負。皆。黃。陂。力。也。

●深契袁克文

自袁黎聯姻後袁之長子克定次子克文常晤黎坐話咸以太親翁或姻伯呼之顧克定克文雖爲昆仲而性質特異克定陰狠險鷲得乃父衣鉢克文則灑脫自喜凡書畫詩詞金石古玩無不嗜若生命頗有名士風度一日昆季間爲他故致起齟齬

克定譖於父前爲先發制人計。袁惑其言欲逐克。文母子返彰德。二姨太太（卽克文之母）知袁之言出令隨因往。晤黎夫人囑之轉丐黃陂向袁緩頰。黃陂領之及見袁知黎來作說客也。先痛詆克文無狀以阻其進言。黃陂唯唯。既而徐曰：總統家事某未便干預。第岑（克文字）學問極淹博且詞鋒敏妙。某邇來與渠接近得渠清談消長日岑寂不少。渠若歸里吾失一良好伴侶也。欲挽留知言不易入無已。惟有囑渠頻通音問。時錫我教言也。袁逆料黃陂來意亟致詞曰：公旣不令彼去姑尼其行。黃陂遜謝再四乃返邸。

●梁士詒碰軟釘子

黃陂五十初度由袁氏以迄各當道暨各省長官咸餽送優厚禮物。黃陂概行璧反。是日袁派梁士詒往。三海代表慶祝禮畢。梁要黎屏退扈從。袖出一雪茄烟盒授之。曰：此某敬意。敢乞公笑納。黃陂接而視之。見是盒乃翡翠琢成。狀極玲瓏可愛。四週鑲以極偉大之鑽石。十數粒光彩耀目。叩以價值幾許。答云：約在三萬金以上。黃陂曰：公胡事以有用之金錢置此玩物。贈某某本武人。弗知珍藏而寶貴之。乞公轉贈。

他人可乎。梁慚而去。又一說黃陂誕辰所受嘉禮不下千百具。並未辭卻。事後卽變價充京師慈善經費。惟樊雲門自撰之駢儷壽文。匪惟喬皇典麗。且頌揚處語語得體。深知黃陂心事。黎極贊賞。引爲知己。嗣黎爲參政院院長。樊以高等政治顧問兼參政一席。蓋黃陂推薦力也。二說不知孰是。姑並存之。

●黃陂之痛快言論

光復時一班流氓土棍。皆託革命餘蔭而得進身。仕途極其混雜。他如盤踞重要位置之人物。其學識經驗品行。歷史姑置勿論。第就縣知事一途言之。品流雜出不勝。僕指袁氏自受正式總統任後。以爲欲整頓吏治。非嚴厲取締知事不可。曾頒布明令。合京內外巨僚舉相知有素之員。得請保免。外餘則概予考試。一日黃陂謁見袁。偶談及此事。並詢黎意。見黃陂曰。此辦法極當。憶吾在鄂時。曾有某某縣兩知事。爲公民告訐。謂其鬻爲宰豕。薙髮匠者。吾初不之信。卽派員密查。果如所言。雖立撤其任。然尙有爲吾所不及知者。正復不少耳。袁曰。若從考試入手。當可得真才。黃陂曰。某竊謂現今時代。當首重道德。次及才略。脫有才而無道德。以範之。則才適足以濟。

其惡且更較流氓土棍而尤甚者果憑文字爲去取彼神奸巨慝獨不能道忠孝廉讓之語哉袁默然

●項城亦心折黃陂

黃陂在京師雖爲副總統從不干預他事袁處處籠絡之凡有規劃必召黎磋商黃陂初猶條陳意見袁卽嘉納卒未採用且更有所言如此而所行如彼者黃陂燭知其詭詐以後會議悉莫贊一辭以故與袁相處二年有奇不生絲毫惡感然袁之心極佩其守正不阿由是欲行違法之事不令黃陂與聞

●黃陂不畏人偵探

袁素知黃陂爲人無貳然猶恐有反對己者利用之以樹己敵乃嗾使心腹偵探佈滿於三海附近一帶凡來謁見者必調查客之籍貫年齡職業住址一一記諸簿冊黃陂偶出偵探亦跟踪行黃陂明知之而置若未見也或有說黃陂者要之向袁詰責黃陂笑答曰吾心地坦白決無瑕疵之可指縱什百伺我者縈繞吾側何懼哉吾若請去之是自示其怯弱也或疑其論

◎爲章太炎緩頰

袁氏一生多疑卽對於親信者亦不能釋然於心自贛甯戰事後又嚴厲取締報紙凡於文學界負盛名於己持反對態度者欲羅織之爲一網打盡之計餘杭章太炎爲文章泰斗所著言論足引起社會之觀念以故袁深嫉之因藉他事幽禁太炎使警察邏守之黃陂大不謂然乃爲章緩頰謂太炎一文弱書生且夙患神經病卽予以自由亦無妨碍能否憫其狂易而釋之袁笑曰公毋非視彼也大凡弄筆書生成事則不足敗事則有餘彼挾其文字魔力足以深入人之腦印建設與破壞悉視彼一言爲轉移是文妖也若縱而去之隱患正無已時所謂有神經病者彼蓋藉此以給人耳黃陂知其言不易入亟亂以他語退謂所親曰項城手段愈逼愈緊甚非國家幸福也然袁因黃陂爲太炎解免一語卒未致其生命不爾者殆矣

◎不願爲參政院長

解散國會以後袁遂巧立名目其初召集代行立法院繼又有所謂約法會議政治會議出現最後則設參政院以黃陂爲院長明令發表之日黃謁袁面辭曰某武人

也。夙無政治經驗，懼弗勝任，請另簡賢能以代。袁不許。黃陂雖勉就斯職，不輕蒞院。卽有正式會議，委副長汪大燮出席，或問其故。黃陂曰：院中參預各項要政，久已爲有權勢者所把持，吾卽往亦不過爲形式上之陳列品而已。吾何必驚此虛名爲也。

◎視利祿如敝屣

當實行總統制後，四川知事羅本持曾上書政府，推戴袁爲終身總統。袁留中不發。蓋儼然有世襲之思想。當時有以是語獻媚黃陂者，曰：大總統旣得世襲，副總統當亦循例也。黃陂曰：舊約法所以必設副總統者，蓋恐元首或因事故出缺，得以履行職權。若世襲果演成事實，則副之名義當然取消。卽使以是位畀我，吾甚不願當必力辭。蓋我久視此物如贅旒，但冀早歸田里，天倫叙樂，課讀子孫，我之志也。區區利祿，何關榮辱哉！告者慚而退。

第七章 帝制發生時代之軼事

◎楊度等碰釘子

當籌安會之發生也，其首領楊度、孫毓筠等欲羅致聲望素著者加入該會，藉以

號召海內士夫曾親詣黃陂私邸游說並代達此舉係項城之授意黃陂曰項城果欲爲此曷不逕與我謀何必請公等爲之介乎楊度曰項城恐公不表同意故囑某代表爲之先容公脫弗允項城行與公面商之黃陂曰吾苟贊同也卽非項城來而亦可否則縱項城舌敝唇焦吾亦不敢應命楊度曰今日之事當何如黃陂不答久之始作簡單言曰吾所處之地位爲共和國副總統若關於民國事宜既承下問吾可妄參末議若涉及範圍以外吾不願與聞言已拂袖入楊度等慚赧而退

◎與袁克文一席語

楊度等發起籌安會固由於項城之嗾使實則主動者爲袁之長子克文雖爲乃父謀帝位蓋爲一己計也袁次子克文獨持反對態度不敢直諫項城因以微詞諷見以故昆季間輒生齟齬及籌安會成立克文面謁黃陂歷言乃父頓萌異志且泣曰果爾吾族有滅門禍矣因要黃陂諫止之黃陂曰吾久欲聊進忠告然茲事非可以口舌爭也卽爭亦無益吾今抱定宗旨對於帝制問題舍不贊同亦不勸阻外決無其他良策他日帝制果成事實吾將披髮入山不復與世人相見也語次聲淚幾下

●黃陂受項城之給

一日黃陂爲他事調項城寒暄甫畢項城謂黃陂曰（好笑楊度孫毓筠等忽然發起什麼籌安會研究共和政體是否適用於今之時代我再三申斥他們決計實行我也沒有法子想只好候他們研究定了再責備他們不是總之我年紀老了精神又不濟恨不早早卸掉這總統職務退隱林泉這是我的素志我是個明白人還肯幹那個皇帝麼他們如果壹意強迫我幹我便不辭而別走了）黃陂聆袁語不知其僞乃曰果爾總統曷不執若輩而殺之袁笑曰是時行此激烈手段必不足服大多數妄希帝制復活者之心而執其口等到成熟時我自然有章程對付他們黃陂唯唯及袁實行帝制黃陂始知受給由此遂不復與袁見云

●拒絕楊士琦

項城既決計實行帝制欲以虛名的爵位賚各省將軍巡按使以要結其心首先卽封黃陂爲武義親王當明降命令之後袁嗾使楊士琦謁見黃陂探其意旨楊至黎之私邸告閹人謂政事堂左丞專誠來謁武義親王云云閹人入告少選有招待員

出白士琦曰適奉黎公命謂此處乃中華民國副總統府並非武義親王第所謂武義親王者或別有其人抑亦貴左丞誤認耶楊力言非誤且告以錫封之故招待員曰封賞之權雖在元首而受拒之權則仍在黎公也君果爲祝賀而來者黎公恕不接待言已掉臂去楊飽啖閉門羹而退

●何以見先烈於地下

項城規定武義親王之年金月給三萬元勅封後之彌月袁曾命侍從武官費金至黎之邸中黎不予見命人固辭之三送而三却最後袁使孫武持之往蓋以孫爲黎之最親信者或其言可易入也孫見黃陂代表項城順從民意爲帝之苦衷並要其受金黃陂瞑目不答若有所思良久孫叩曰公何所思黃陂曰我思辛亥起義諸先烈耳若輩不惜犧牲生命換取共和君與吾亦起義時之一份子也所幸生存世界當繼其未竟之志若曰改變初衷異日何以見諸先烈於地下乎孫武慚而去

●摘除武義親王匾額

時帝制聲浪愈唱愈高黃陂忿恨無藝因提出辭職書上之於袁政府略謂帝制既

已。成。熟。洪。憲。國。號。已。見。諸。明。文。則。總。統。與。副。總。統。名。義。當。然。無。存。在。之。必。要。請。自。今。日。始。取。消。副。總。統。職。位。某。願。乞。骸。骨。歸。里。退。隱。林。泉。以。終。天。年。某。之。素。志。云。云。書。上。袁。弗。許。黃。陂。憤。而。遷。居。於。東。廠。胡。同。袁。親。書。武。義。親。王。邸。匾。額。贈。之。強。懸。諸。冢。門。內。黃。陂。俟。其。使。者。去。乃。攜。而。棄。諸。馬。廐。下。

●誠勿通客

當。帝。制。熱。度。正。熾。時。袁。明。知。世。界。人。心。理。反。對。者。什。居。七。八。既。鑒。於。黃。陂。之。不。肯。贊。同。又。恐。南。方。革。命。巨。子。邀。黎。出。京。與。己。樹。獨。立。之。幟。因。密。派。偵。探。佈。滿。於。東。廠。胡。同。一。帶。以。覘。之。凡。有。謁。見。者。必。調。查。其。根。柢。住。址。一。日。黎。有。戚。鄰。由。鄂。赴。京。詣。黎。私。邸。偵。探。見。其。操。南。方。語。疑。爲。革。黨。來。運。動。者。因。執。而。搜。之。了。無。他。異。戚。鄰。入。白。黃。陂。要。之。向。袁。質。問。黃。陂。不。可。曰。吾。但。求。無。瑕。疵。之。可。指。奚。憚。他。人。之。狙。伺。我。哉。由。是。有。客。來。謁。黃。陂。概。行。謝。絕。而。客。亦。不。願。身。犯。嫌。疑。遂。相。率。裹。足。焉。

●邱中刺客之自殺

據。久。居。京。師。者。言。當。袁。項。城。實。行。帝。制。時。黃。陂。曾。遇。莫。大。危。險。事。後。誠。家。人。勿。洩。故。

外。出。罕。有。知。其。事。者。一。日。清。晨。黃。陂。尙。未。起。聞。僕。從。譁。言。寢。室。外。有。人。被。殺。身。死。僵。臥。血。泊。中。衆。悉。是。耗。驚。而。圍。視。見。死。者。尙。握。刃。於。手。中。驗。其。頸。下。確。爲。自。割。而。斷。送。生。命。者。又。熟。察。其。面。目。始。悉。卽。爲。邸。中。之。衛。士。及。檢。其。身。畔。得。書。一。字。迹。蒼。勁。措。詞。與。瞻。中。有。數。語。則。爲。〔彼。人。之。惡。尤。甚。於。晉。靈。我。公。之。賢。百。倍。於。趙。盾。某。雖。受。彼。人。嗾。使。殺。公。則。心。殊。不。忍。弗。殺。則。命。又。難。違。百。計。思。維。惟。有。效。鉏。覺。之。自。戕〕云。云。黃。陂。諭。邸。中。執。役。人。等。嚴。守。秘。密。殞。死。者。而。瘞。之。僞。言。婢。也。歿。者。嗣。聞。該。刺。客。爲。袁。之。心。腹。精。翰。墨。且。極。機。警。此。次。入。黃。陂。私。邸。蓋。受。袁。之。密。命。故。喬。裝。爲。衛。士。使。黃。陂。不。疑。今。茲。自。殺。或。亦。良。心。上。所。自。歉。歟。

●項城愧對黃陂

丙辰元日袁曾着冕旒及山龍藻火服章至懷仁堂高坐檀香寶座上受各官朝賀更賜宴以享百僚當觴籌交錯時忽侍從入報謂黃陂至袁命國務卿陸徵祥邀之入休憩室小坐已則至更衣處復着總統大禮服出而接待事後梁士詒詰其易服之故袁曰吾亦弗能自解第覺良心上羞見此公面也旋是語爲黃陂所聞遂不常

與袁晤面矣。

●黃陂視封爵如無物。

當武義親王之封典既下一般依附袁與反對袁者咸有函電致黃陂有勸其當然受命者有責其毅然力辭者黃陂一笑置之或問其故黃陂曰彼勸我責我均未知我心也夫我第知有中華民國四字耳並不知有所謂皇帝更不知有所謂武義親王者彼封我而我受命或力辭當顯然留此渣滓於腦海中弗若視同無物而以淡然置之爲得也或服其論故黃陂晤袁時對於封王之榮典從未道及一字卽機智活潑之項城亦未由知其承認否也。

●聲明未列名勸進。

京師某某兩報受項城多金鼓吹帝制不遺餘力某日報端載一標題曰武義親王前副總統黎公會代表全鄂人民列名勸進其意蓋欲假黃陂名義以號召天下也黃陂勃然震怒使向該兩報記者薛大可烏澤聲質問薛烏出底稿示之始悉爲帝制派之盜名黃陂欲登津滬各報聲明嗣爲某鉅公調停之其事始寢僅勒令該

兩報自行更正而已聞盜名者爲梁士詒與楊士琦也

●質問稱臣之嚴厲

有某知事者曾爲黃陂保免分發浙江交屈使酌量委用到省之日因部憑失落該知事遂具呈一紙於屈映光謂己爲武義親王臣黎公特保屈以其無憑單疑爲假冒也乃抄錄該知事原呈電詢黃陂黃陂見呈中有臣之字樣憤不可遏因電覆屈使云保免知事事則有之稱臣某則未也該知事何能武斷轉煩貴使轉詰該知事某之稱臣在於何時對於何人應請明白答覆屈使慚恐無藝電道歉仄其電首冠以武義親王鈞座黃陂甫閱此數字卽命衛士以電紙璧還電局且曰黎公非武義親王請探明再送可也

●項城計阻黃陂出京

黃陂遷居東廠衙門內見國事日非大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意因迭次上書請予放歸鄉里情詞極懇摯項城逆料斯人一去而南方民黨必擁戴之與己反抗然又無術以勸阻之乃思得一策命其心腹在外佈散流言謂黃陂已與某某偉人久

有。成。約。此。次。請。願。出。京。非。過。回。故。里。乃。往。某。省。謀。獨。立。也。黃。陂。聞。是。蜚。語。乃。不。果。行。
嚴。拒。勸。已。列。名。請。願。者。

項。城。既。實。行。帝。制。政。界。重。要。人。物。上。書。勸。進。者。無。不。爭。先。恐。後。參。政。院。諸。公。提。議。請。
願。表。既。成。以。黃。陂。爲。領。院。領。袖。若。不。置。其。名。於。首。列。殊。不。足。號。召。天。下。而。塞。反。對。者。
之。口。當。由。副。院。長。某。君。邀。黃。陂。飲。讌。並。有。全。體。參。政。員。列。座。席。間。某。君。議。及。此。事。出。
表。要。黎。署。名。黎。不。可。衆。曰。本。院。各。員。係。順。從。民。意。故。有。是。舉。公。毋。固。却。之。黃。陂。艴。然。
曰。帝。制。果。出。於。民。意。某。卽。不。列。名。亦。不。足。阻。其。請。願。之。熱。忱。脫。非。也。雖。有。什。百。千。萬。
某。勸。進。亦。無。補。於。事。衆。再。四。強。之。黃。陂。拂。袖。起。買。然。竟。去。明。日。辭。退。參。政。院。院。長。之。
呈。上。矣。項。城。微。聞。其。故。因。歎。曰。宋。卿。爲。人。和。易。渾。厚。不。圖。其。倔。強。一。至。於。是。也。乃。易。
溥。倫。長。該。院。云。

◎誠眷屬不與袁氏過從

先。是。黃。陂。住。居。三。海。時。其。眷。屬。屢。與。袁。氏。姬。妾。會。晤。卽。其。女。公。子。卽。袁。項。城。之。媳。
亦。入。袁。之。家。立。女。校。中。肄。業。及。帝。制。發。生。黃。陂。誠。家。人。弗。與。往。來。立。召。女。公。子。返。延。

前。在。鄂。督。任。中。之。秘。書。易。國。幹。教。之。讀。項。城。詰。之。故。黎。僞。言。曰。弱。息。頗。畏。羞。澀。云。袁。明。知。其。託。詞。唯。唯。而。已。

● 有。不。欲。與。袁。氏。聯。姻。之。意。

初。黎。對。於。項。城。舍。正。式。公。牘。循。例。用。大。總。統。外。其。餘。私。人。函。件。悉。互。稱。謂。親。翁。兩。字。以。表。示。親。厚。之。意。迨。袁。欲。稱。帝。黃。陂。援。齊。大。非。偶。之。義。曾。函。致。項。城。聲。明。未。攀。龍。附。鳳。之。意。旨。袁。覆。書。勸。其。勿。生。意。見。詞。極。撝。謙。黎。雖。不。過。事。拒。絕。然。由。此。決。無。私。函。與。袁。卽。有。時。袁。有。書。來。黃。陂。不。得。已。答。覆。其。書。中。則。冠。以。項。城。鈞。座。字。樣。不。稱。親。翁。矣。其。意。蓋。置。袁。於。彼。哉。彼。哉。之。列。云。

● 術。士。之。言。

相。傳。黃。陂。遷。居。之。東。廠。術。士。私。邸。本。爲。楊。度。之。產。先。是。楊。度。購。置。是。屋。時。曾。不。惜。重。金。延。術。士。鑑。察。休。咎。據。云。凡。居。此。中。者。必。膺。莫。大。之。顯。貴。然。必。有。人。開。其。先。始。吉。迨。黃。陂。遷。入。不。數。日。而。武。義。親。王。之。封。典。已。下。楊。度。深。信。術。士。之。言。驗。且。喜。已。將。膺。未。來。之。高。爵。也。乃。以。茲。事。遍。告。籌。安。會。同。志。故。一。般。趨。災。附。勢。之。流。咸。謂。東。廠。術。士。之。

屋宇爲現在之黎副總統府而爲他日楊王府云迨後袁死黎繼則是居卽爲暫行假定之大總統府術士之言果有朕兆不過大違楊度之初衷而已一笑

第八章 雲貴稱兵時代之軼事

●黃陂與蔡松坡之一夕話

當帝制正在興高采烈之時忽霹靂一聲滇南獨立之旗巍然高豎警耗達諸京師一般帝制黨人物猶僞言爲土匪滋事以掩人耳目其實黃陂早得秘密報告也先是黃陂伏處京師罕與社會交際惟前雲南都督蔡松坡君以私人名義與黃陂過從甚密黃陂極重其爲人以故性情極契合帝制發生時蔡夤夜謁見黃陂探其意見黃陂極端反對蔡曰吾固謂公與我有同情今果然矣實告公余此來將欲別公南下協謀對付方法也黃陂曰吾固知之然君果以何策制之蔡曰惟有以武力解決耳黃陂曰君抱此鞏固共和宗旨吾頗服膺然彼人防君綦切在必設偵探君烏由出此牢籠中哉蔡笑曰易耳公試佇視吾出京後之四十日行有佳消息傳來黃陂頷之比蔡設計去京師未幾雲南獨立之音耗至矣計其時日果一月有餘黃

陂擊節歎賞曰松坡不愧豪傑也。

●黃陂微語諷項城

項城初聞雲南反抗毫無恐怖一面命李長泰張敬堯曹錕等率兵赴滇一面關於帝制仍着着進行適公府開軍事會議袁召黃陂列席偶道及雲南戰事凡依附袁者咸作諛詞謂蠢爾小醜不難指日盪平奏凱旋師袁亦傲然自得掀髯謂黃陂曰癸丑之役沿江瀕海各行省均次第獨立我軍僅血戰月餘卽先後克復彼滇南藁爾彈丸地妄思稱兵拒我可笑人也黃陂冰語曰公之英武某所素知然今時今地及今事大異疇昔元首勿可輕視也袁聞(今事)二字知黃意中係指帝制而言面含慍色默然不答黃陂微窺其旨亟亂以他語

●願爲反對帝制而死

黃陂平昔爲人和藹可親雖販夫走卒報必以禮事無鉅細凡有要之贊成者彼無不表決同意惟對於帝制問題始終持否認主義第不宣之於口耳當雲南獨立後北兵屯駐叙瀘自流井等處嚴防民軍侵略四川而護國軍軍長蔡松坡出奇計以

破之致北兵敗績袁得報告始稍露恐慌態度乃開御前會議籌商破敵之策時黃陂亦與會袁即叩黃陂以征滇計畫黃陂曰滇中道路崎嶇山巒起伏北軍雖極武勇然使之折衝於平原間尙可獲最後之勝利若曰深入滇南險地且不諗路徑勝負兩字某不敢預決況滇軍皆爲土著哉袁曰吾欲易南軍征之奈一時無腹心勁旅公肯爲之推轂乎黃陂冰語曰公曩謂南軍皆含有革命性質脫有他變某弗能負責袁曰然則我軍固無可戰之兵耶黃陂曰公苟欲息事寧人奚必勞師動衆但得公一紙取消帝制明文則事濟矣袁聆是語面色立變少選方徐徐曰容緩圖之言次乃散會事後或有詢黃陂者曰公不懼觸元首之忌而有所不利乎黃陂笑曰吾爲爭執帝制而死較辛亥年起義而尤有光榮彼苟爲茲事而加害於吾固所願耳或歎曰黎公關於大事有堅定果毅之力以主持乎其間而牢不可易也

◎黃陂以公民自待

未幾貴州廣西亦宣佈獨立南方革命偉人函電交馳促袁退位一致擁戴黃陂繼任總統且敦請其南來就職黎得電笑曰（他們儘管在這總統上糾纏做甚我看

現。今。時。代。第。一。要。使。帝。制。消。滅。至。於。總。統。一。席。將。來。自。然。依。法。辦。理。即。使。刻。下。元。首。退。位。他。們。縱。然。推。戴。我。我。也。不。願。意。幹。的。此。時。袁。氏。眼。光。注。重。黃。陂。密。派。偵。探。察。其。舉。動。黃。陂。晏。然。處。之。若。不。知。有。是。事。者。嘗。謂。人。曰。自。帝。制。發。生。後。我。久。已。請。元。首。取。消。副。總。統。資。格。我。現。在。做。了。普。通。公。民。了。

●到底誰是叛逆

滇。黔。桂。相。繼。獨。立。一。般。帝。制。黨。徒。皆。仰。體。袁。政。府。意。旨。悉。稱。護。國。軍。爲。叛。逆。一。日。內。務。總。長。朱。啓。鈐。因。他。事。謁。見。黃。陂。偶。道。及。雲。貴。稱。兵。事。朱。輒。謂。唐。劉。陸。諸。人。爲。民。國。叛。黨。黃。陂。冷。語。詰。朱。曰。民。國。宜。有。皇。帝。乎。朱。曰。否。否。黃。陂。曰。民。國。既。不。宜。有。皇。帝。然。則。唐。劉。陸。諸。人。稱。兵。蓋。反。對。帝。制。也。既。反。對。帝。制。即。爲。保。障。民。國。之。功。臣。公。何。以。忽。加。以。叛。逆。乎。設。易。地。而。觀。則。所。謂。叛。逆。二。字。者。恐。不。在。彼。而。在。此。矣。朱。自。知。失。言。慚。慙。而。去。

●與段芝泉之忠告語

屯。駐。川。湘。之。北。兵。與。雲。貴。護。國。軍。屢。戰。屢。北。袁。欲。召。段。祺。瑞。復。長。陸。軍。且。任。以。征。滇。

總司令之職。因使使風示之。段固反對。帝制者也。聞袁命潛詣黃陂。私第告之。故更要其一決。行止黃陂曰。允否之權在公。某未便妄贊一辭。然公當辛亥之役。曾號召北方將領。首先要共和者。茲果應命而出。爲問爾日。又何必多此一舉乎。段沈思有頃。乃曰。公言是也。亟歸婉詞以謝。袁而語氣間隱含元首。若取消帝制。雲貴各省苟有不服從者。某願提一旅之師。大張撻伐。此際尙非某用命之時云云。

謂湯濟武無弟

帝制熱度正熾時。凡廁身政界。稍有天良者。皆相率託故他去。遁跡於津滬間。時教育總長湯濟武。曾向袁辭職。南下瀕行。以私人名義謁見黃陂。黃陂叩以何往。湯曰。從此不復與聞天下事。將放洋而之異域耳。黃陂曰。公之去。可謂潔身遠引。然其如介弟蘄銘君在湘。惟知媚茲一人。日以搜殺黨人爲事。何湯曰。吾曾貽書誠之。彼匪惟置若罔聞。其慘殺手段。且有較前尤甚者。吾亦無如何也。黃陂歎曰。公不可謂有弟矣。

廣東將軍龍濟光因受民黨逼迫不得已宣佈獨立與袁政府脫離關係當電音達京之日旅京粵人無不額首稱慶有某鉅公以此消息告黃陂黃陂笑曰（龍濟光他也保障共和麼我料定他不是爲保全一己祿位計便別有其他作用只好且觀後效如何罷）未幾浙江亦獨立朱瑞逃逸巡按使屈映光繼都督之位潛通款曲於袁氏與粵省龍濟光陰爲民軍之敵一時輿論大譁黃陂歎曰獨立尙能假則天下事何不可以作僞乎語次愴然

◎論項城致病之由

一日公府忽傳出消息召黃陂入覲及見時項城正手持電紙一謂黃陂曰我萬不料陳宦亦反顏抗我果爾則我無可恃之人矣且陳彘爲參謀次長與公常握手一堂公必相知有素今若此當以何策對付之乞公爲我借箸一籌黃陂不答袁再四詰之黃陂卽作簡單語曰茲事不能責二庵也追原禍始則仍在楊孫等人此際若殺彼等則各省之圍立解胡必鯁鯁然以四川爲慮哉袁語塞翌日袁忽抱疾衆謂其僞黃陂曰非僞也項城之疾蓋爲陳宦所致耳

●黃陂不願爲總統

袁取消洪憲之後屢與黃陂言將辭退總統職位要之代行其事黃陂一再遜謝及歸私邸以是語告諸親信某某曰項城之言僞耳公不可信之黃陂笑曰無論彼真僞與否吾悉以淡漠視之且近今外交內患相逼而來元首一席真不易措置項城有治世才今茲頓萌異志實誤於一般僉壬之手也越日又見袁袁仍以此語給之黃陂曰願元首勉爲其難某自度才力實不能肩是重任袁默然

●黃陂料項城必死

袁自知病不能起於六月四日召黃陂及徐東海入公府逕詣臥榻之側囑以家國大事時袁沈昏甚劇少選徐徐微甦見黎徐乃執手哽咽曰予殆將死矣今邀二公來余死後國事宋卿主之家事菊老主之餘無他語言已淚下良久又撫黃陂臂作顛戰之語曰余縱橫天下幾四十年視滿清君臣暴黨匪徒如無物不圖晚年誤聽人言致余之一世英名掃地又曰吾一生慣用權術牢籠人直至今日竟墮入人之術中是亦天之報施昭昭不爽也黃陂退謂家人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項城恐不

久於塵世矣。

●項城與黃陂之傷心語

袁彌留之際。亟掣電話。邀黃陂入宮。既至。則國務卿段芝泉及徐東海皆在座。袁涕泣對黃陂作極悲慘之語。曰：聚處三年。不圖竟與君永訣。我死後。天下大事。盡屬之我。公公好自爲之。黃陂心爲之酸。因一再固辭。且以收拾南方善後事宜爲慮。袁曰：公廉明仁讓。一旦繼位。彼獨立各省。或者讐服公之威望。一致取消。亦意料中事。至需人輔助。芝泉足可勝任也。黃陂唯唯。袁又曰：吾與公誼切姻婭。能否使女公子與吾一面。黎曰：可。乃遣衛軍至其私邸。以車載女來。比至。袁已氣絕矣。

●嚴詞詰責袁克定

袁既薨。其眷屬皆羅拜黃陂前。乞爲保護。黃陂力任其可。袁長子克定要黎入密室。句之對於帝制。派之六君子及十三太保。從輕寬縱。黃陂尙未置答。時次子克文亦至。倡言非嚴行懲辦。不可。因此昆季間大起齟齬。蓋二子意見不相同也。黃陂曰：帝制禍首。若何處治。此際吾亦不能自主。他日當付之國民公決。非一二人可以口舌。

爭強也。語至此，謂克定曰：尊甫生命實斷送於若輩之手，君尙不知耶？克定語塞。

第九章 繼任總統時代之軼事

●受任時之節儉

袁氏既死之翌日，黃陂即依法繼任民國大總統。先是一般帝制派，頗持反對態度。因陰謁徐段二公，力言不可。徐段斥之曰：袁公與民黨兩方面皆主持以斯人繼任。若另舉他人，恐南方之戰禍無已時也。衆無以置答。是日黃陂於東廠衛衛私邸受任。儀仗極簡單，有勸其從事華廡者，黃陂曰：國家正多事之秋，且財政頗形支絀，胡必以有用金錢擲之虛耗哉？勸者慚而退。時各官長皆往賀黃陂，一一接見，狀極謙。謙不改常度，而一切服御品物悉敦尙樸實焉。

●羈縻帝制派之苦心

黃陂繼任後，首先以恢復舊約法及召集國會爲急務。時袁雖逝世，而其心腹爪牙仍把持政局，事事陰掣黃陂之肘。雖黃陂位居元首，而在在不得自由。黃陂始意本欲嚴懲帝制禍首，以謝天下。嗣因附己者寡，若驟施以激烈手段，恐有他變。乃與段

總理密商段囑其姑緩發表黃陂違其說以故對於楊孫梁諸人悉持沈默態度而若輩誤以其爲袒己也乃移疇昔媚袁之術轉而施之於黃陂黃陂亦虛與委蛇欲羈縻若輩爲他日一鼓成擒計惟朱啓鈴知其作用預遁之天津而梁士詒及楊孫等猶侈言於衆曰黎公將重用吾儕也可笑孰甚

●問質梁士詒之語

黃陂繼任卽欲維持中交兩銀行因庫空如洗不得已乃輸出平時儲蓄之六十萬元交中行於先農壇兌現至交通銀行則向爲梁士詒所壟斷因邀梁至公府令其清理帳目以便着手進行梁謂現資悉爲項城提取充籌備帝制之用稽其總數約四千餘萬黃陂頓足曰（這筆糊塗帳我却從何處查起你們以公濟私乘間飽入自家囊中落得向死人身上推了）梁曰茲有袁公付帳可憑黃陂曰（都是你的經手你既有心吞味難道不能做一篇假帳遮掩外人耳目麼）梁無辭可答明日遂匿居於於東交民巷法國公使館旁之私第不出

●川湘取消獨立太早

黃陂受位未及數日四川湖南相繼取消獨立其來電中有我公繼位中外傾心某不敢反抗等語黃陂閱畢自語曰他們獨立容易取消也容易真是將這件事視同兒戲了衆不解所謂惟秘書呂達先知其意旨蓋黃陂逆料盤踞京師要津者悉皆帝制餘孽非藉外省不肯取消獨立以要挾之不能鋤去己側之奸慝今茲川湘先後服從中央彼帝制黨愈無忌憚則己之大權仍旁落他人之手雖表面上若有喜色實則非其所願第不能宣之於口耳

●不允瑞蚨祥要求償款

瑞蚨祥者京師代客採辦之唯一巨店也自帝制發生時該店承辦宮中御用品物價值約在百萬金以外皆由梁士詒經手曾付半價及袁死後該店已將各物置備完全竟梁不得遂輦而送往公府並呈說帖一則略謂商民承辦御物雖領半價而墊款甚鉅今帝制取消明知各物已成廢棄祇以血本攸關惟有呈送大總統驗收轉送故總統府請其准予具領全資云云黃陂因商諸段總理曰項城在日之負擔當然由繼任者承認第是項不名譽之耗費且爲數極鉅未便過問應飭伊覓原經

手○自○行○理○處○斯○爲○正○當○辦○法○段○然○其○說○命○禁○衛○軍○輦○之○璧○還○該○店○聞○該○店○東○虧○本○頗○不○贊○云○

◎周自齊下不去

一○日○黃○陂○邀○國○務○員○會○議○第○一○條○卽○提○出○召○集○舊○國○會○時○一○般○帝○制○黨○徒○極○力○反○對○周○自○齊○謂○黃○陂○曰○國○會○中○份○子○複○雜○一○旦○召○集○彼○輩○不○知○以○國○家○爲○前○提○徒○搗○亂○秩○序○今○政○府○財○政○支○絀○在○在○方○宜○撙○節○何○必○坐○費○四○百○萬○年○金○供○若○輩○揮○霍○乎○黃○陂○不○悅○冷○語○曰○參○衆○兩○院○議○員○年○金○四○百○萬○君○卽○以○爲○耗○費○然○則○前○總○統○爲○籌○備○帝○制○數○月○間○浪○擲○四○千○餘○萬○金○胡○以○不○聞○君○等○諫○止○之○乎○周○不○能○置○辯○黃○陂○遂○有○六○月○二十○九○日○之○召○集○國○會○命○令○外○間○方○怪○其○遲○遲○發○表○而○不○知○個○中○爭○執○之○暗○潮○甚○烈○也○

◎黃陂取寬放主義

黃○陂○繼○任○總○統○後○當○時○有○倡○凡○有○犯○帝○制○嫌○疑○者○皆○屏○而○不○用○之○語○說○之○黃○陂○曰○彼○所○謂○六○君○子○十○三○太○保○其○聲○名○卓○著○者○固○盡○人○皆○知○其○黑○幕○中○無○形○之○帝○制○派○亦○夥○矣○吾○安○能○一○一○詳○察○之○乎○若○曰○尋○瑕○詆○疵○也○則○將○無○可○用○之○人○矣○且○利○祿○所○在○人○盡○

驅之當帝制熱及正熾時苟非有真知灼見持堅定不拔之志趣者疇不爲之動耶。吾謂今茲用人舍首著之輩棄而弗錄外其餘正不必以察察爲明也。

◎索還清宮寶物

項城歸葬之前數日其長子克定與帝制黨徒盜取清宮寶物裝載巨箱十餘具命願鼇等運往天津將隨靈輻盤歸彰德事爲克文偵知詣公府告密黃陂歎曰項城生前芸台適濟乃父之惡死後又不能蓋乃父之愆彼公共物品烏能羅爲私人產乎豹岑頗知大義吾甚愛之於是使使與克定交涉始索而返又袁出殯之後黃陂卽欲遷入宮中嗣聞袁之家屬瀕行盡搗毀其窗櫺陳設而去黃陂曰他們舉動簡直兒同無賴一般於是暫以東廠衙衛私邸爲公府。

◎黃陂之論易實甫

文妖易實甫者雖素稱碩學而泥古不化亦贊成帝制之一份子也自黃陂繼任後易會上書謂黃陂當先固辭此總統位置以讓宣統俟宣統不受乃能受職斯爲名正言順當時有請黃陂嚴懲易者黃陂笑曰彼雖爲著名文學家其實尙不知總統

爲何物。吾曩聞人言項城在日彼之勸進。表中曾以伯里對杏壇。吾方謂謗之者。形容過甚。今證以此書。乃知所言非謬。若而人者。眞不值一粲。尙何懲究之足云。

◎黃陂不懼人狙伺

黃陂就任之翌日。駐京各國公使親詣公府呈遞國書。並叩以今後之行政方針。黃陂皆以規復民國元年之舊約法爲對。語言間出以誠懇之意。各公使均稱之爲道德總統。而去次日。黃陂一一答拜。僅乘汽車一輪。不携侍從。左右勸其宜作戒備。防反對者之覬覦。黃陂毅然曰。吾問心無慊於人人。何仇於我。果仇也。隨行者雖衆。烏能禁人之狙伺哉。答拜各使後。又往章太炎寓所茗談良久。始返京師。都人士尙不知元首之駕言出游云。

◎婉詞絕段乾兒

御乾兒段芝貴自項城死後。長城頓失無所依恃。逆知黃陂爲人和平。渾厚。遂移其平日媚袁之手段。轉而媚黎。因上私函一通。語極卑順。略謂前者帝制發生。某實持中立態度。欲違抗則恐拂項城之意。欲贊同又恐觸公衆之怒。祇以與項城稍有

關係論者不察。遂蒙以惡名。公今繼位。能否愛屋及烏。垂以青睞。某雖齷齪。自當洗心革面。願效馳驅。黃陂閱書畢。笑謂所親者曰。彼非首先稱臣之一人乎。今尙矯強其詞。以自飾何顏之厚也。因親擬一書答覆曰。公之心地固極坦白。公之形迹頗涉嫌疑。今者某雖肩民國重任。而用舍大權。悉取決衆意。某實不能自主。云云。段得書知黃陂詞婉。而意絕。乃不敢復申前請矣。

懲辦禍首之內幕

黃陂始意關於帝制禍首。欲盡獲其著名之人物。而一一懲辦之。段總理亦表同意。嗣梁楊等不惜巨資。賄囑某巨公爲之斡旋。僅有嚴緝八大罪魁之命令。發表實則此八大罪魁者。預先逃至津滬青島各埠。故命令既下。卒無一人被逮。外間以賊去捕賊之諺語。譏黃陂真不知其當時所處之地位。有種種困難之點。萬不得引爲黃陂咎也。

黃陂之不黨主義

袁政府倒後。一般政黨又漸次活動。以爲捲土重來之計。國務員諸席各欲佔一重

要位置黃陂每對段總理言曰今後用人當論其人之才不才不能問其人之黨不黨彼壬子癸丑之交雖政黨林立絕無良好之結果爲今之計惟有造成一混合內閣庶民國前途稍有裨益設再蹈前轍則今茲危險尤較甚於疇昔也及國會開幕之日黃陂曾以此意對衆宣佈云

●優容張勳之原因

懲辦帝制禍首之令雖下而梁楊孫諸人懼遭逮捕悉隱匿於徐州張勳營中張猶力任保護之責黃陂曾電詰張曰外間嘖有煩言頗謂公搜羅帝制餘孽充宗社黨之用然近今民意羣趨向共和帝制絕對無復活之希望公何必以此身犯天下之大不韙耶勳覆電出語狂悖黃陂蹙額曰少軒復辟之熱度甚熾今若輩以彼處爲逋逃藪是爲虎傅翼也後患曷有已時乎或勸其以武力解決者黃陂曰共和再造元氣未復若起內訌無論誰勝誰負都是小百姓受直接與間接之損失耳或服膺其論

第十章 復辟時代之軼事

◎召張逆入京非黃陂之意

復辟一事論者謂遠因由於張勳之徐州會議近因由於督軍團之造反致使張勳以調人資格挾重兵入京遂演此一齣驚天動地之戲劇一般輿論家不咎黃陂平時對於若輩失之輕縱臨時又貿然召張逆北上始釀成此次之政變其實輕縱各督軍與召張逆兩事確非黃陂本意其黑幕中蓋有主動者在也先是張逆由徐州將首途時北京謠言遽起謂張逆此次藉故晉京將實行復辟主義黃陂頗引以爲慮因派某秘書剋期赴徐名爲敦請速來實則刺探張之意旨張曾指天自矢謂苟萌此志他日必不逢好死蓋張每與人言凡自明心迹輒以是爲口頭禪也某秘書返京覆命如張言以告黃陂曰少軒爲人胸無宿物吾向服其心口如一彼既有誓詞吾決其必無是想也及七月一號之復辟發現黃陂始知受張之紿然已悔恨無及第罵張勳欺我而已

◎黃陂欲鎗擊張勳

當復辟實現後黃陂臥室內電話忽錚錚作響時已夜深既有電話傳來必出非常

變故黃陂急披衣起。親挈聽筒。詢以何事。第聞彼方有人問云。接電話者是黎宋卿。否。答曰。然。若爲何人。彼方厲聲曰。我張勳也。今幼主宣統已經復辟。君速以政權歸還大清。黃陂驟聞是語。胎愕不知所對。彼方又促曰。是否。請一言而決。脫遲延。余行揆兵前來。不慮君不惟命是聽。黃陂曰。茲事非片言所可罄。其詞最好。君自來。吾當於居仁堂拱候也。於是擲聽筒。卽覓一迅利手鎗。藏之衣際。謂其夫人曰。張逆叛國。余爲共和國元首。誓必手刃此賊。俟其來而殲之。苟殺彼。余必無生全希望。否則余亦必爲彼所殺。言已匆匆。出其夫人牽衣挽之。絕裾而去。蓋黃陂本挾一不怕死決心。將待張至。拚犧牲。此生命與之激鬥也。比至居仁堂時。逆黨已如蝟集。黃陂曰。張督軍何在。……詢數聲。卒不見張。出此際。衆頭攢動中。有一人昂然而出。視之。則梁鼎芬也。亟向黃陂致詞曰。張大臣與今上磋商要政。不果來。因託某爲代表。與君接洽。君果欲歸政者。卽請以一奏章予我。可耳。黃陂覩其狀。怒氣填膺。擬出手鎗擊之。既思殺一梁鼎芬。如屠一彘耳。何裨於大事。不如令彼邀張逆晤。我執而殺之。不爲晚。乃詭詞以答曰。余大政可歸。惟必張某至始可。須知茲事非僅與汝所能磋商。就

緒也。君且退言已拂袖而入。梁逆及諸逆黨色沮而去。按此事係公府某侍從與余言目擊當時情形較外間所傳述者迥異故詳細誌之。

●激勵江朝宗之語

黃陂聞張康復辟之耗亟以電話召步軍統領江朝宗至使其齊集所部乘張逆等之不備圍繞偽宮盡獲諸逆等而殺之江不可且以人心趨向帝制爲對黃陂叱曰北方軍士久已醉心共和豈有從逆之理所謂趨向帝制者吾恐足下及最少數無意識之輩耳江知其刺已急作詭詞曰某對於復辟一事亦本不贊成祇以處此潮流中不得不爲言附和藉以維持京師秩序耳若謂某盲從張勳諸人實非余之始願黃陂乃如其言以答曰公果志在保民吾亦極端感佩爾吾將代我同胞九頓首以謝公矣江唯唯而退嗣江果對於京城居民治安竭力保護論者謂爲黃陂一言激成之其說亦不爲無因也。

●對答某公使之語

又一說當復辟之翌晨有某某兩公使詣公府謁見黃陂詢其對於復辟一事之意

旨並叩以是否歸政黃陂作簡單之語反詰曰溥儀之能力較前總統袁項城奚若曰不如又詢張逆等之兵力較洪憲將士何如曰不及遠甚黃陂曰若然上年項城帝制自爲余尙獨表反對豈有於今茲復辟而反贊成乎余他無所知惟知有共和兩字若共和在余與之俱在否則必以此身自殉而已又詢清廷勅封一等公爵君曾受之否耶黃陂艱然曰洪憲時代武義親王尙薄而不爲烏有此時而受是項亂命乎蓋余在位則爲公僕退位則爲公民舉所謂親王公爵者俱不足以榮惑我也兩公使贊歎不置而去

◎政權當歸副總統不歸僞清

又一說當梁鼎芬等迫脅黃陂歸政之際諸逆氣燄洶洶大有不得罷休之勢黃陂神色自若不爲所動第徐徐答曰余謬膺民國重寄於今一載自知難以勝任久欲卸却仔肩適歸故里以終餘年蓋余絕對不把持此位置也梁等見其語言柔軟卽羣相讚美曰君可謂識時務之俊傑君旣久萌退志卽請今日以大政歸之清室黃陂搖首曰是不能衆詢其故答曰吾之政權歸諸他人則可歸諸溥儀則不可衆問

所謂他人者爲誰黃陂正色曰副總統馮國璋也君等意中但知有溥儀余之意中但知有馮華甫俟吾以政權畀之馮君後彼是否仍歸之溥儀余決不過問汝儕今日之請求余萬難承認也衆無以置答

●黃陂欲身殉共和

當復辟後滬上中外各報曾載黃陂自戕消息嗣又更正謂並無其事其實固非全屬子虛也先是黃陂聞復辟噩耗撫膺大哭謂己責無知人之明引虎狼之張勳入京致釀成此次變故乃告左右曰共和雖由我手定而成我決不忍使共和復斷於我手爲今之計我欲討逆而無可用之兵惟有以一死謝天下言時卽欲引鎗自擊左右亟勸止之謂此際元首雖死殊無濟於事不若留此有用之身徐觀後效且元首果一旦輕生非惟使張逆等之復辟有所藉口卽各省深明順逆大義之督軍省長及熱血之志士轉灰其誓師討賊之心弗若忍死須臾布告天下以覘其從違倘使一致從逆則元首再死亦未爲晚黃陂韙其說乃發緊急命令數則使某秘書秘密費往天津拍發蓋致南方急電也未幾段合肥馬廠起師黃陂聞而喜曰北方

將領能仗義討賊共稱兩字尙有一線希望矣於是身殉共和之念始逐漸冰解云

◎三海地址當歸還人民

復辟後張逆派員詣公府謁見黃陂索還三海地址爲僞廷辦公之用且限三日內一律遷讓黃陂婉詞以謝曰余居此地乃受人民之公舉而來今茲使吾退讓須徇人民之衆意始可蓋由宣統辛亥退位後是地已爲吾民所有決非清室所能視爲個人私產也即使宣統有僞詔致我勒令遷居吾尙難准如所請况張少軒憑一介之使而謂吾能唯命是聽乎某員見其詞意決絕知難得要領亟與辭而去

◎與張逆之使者一席話

張逆既達復辟目的始則欲於黃陂以野蠻之手段對待嗣因大多數否認謂國基尙未奠定遽凌虐民國元首不特違背人道主義且足啓中外人心之猜疑殊於復辟前途轉生種種障礙不若以虛爵榮之以塞天下之口張躡其說乃矯僞詔錫封黃陂一等公爵更派員謁見黃陂曰公若以大政還歸幼主從茲世受榮典且予以生命財產上之特殊保護否則危險立至矣黃陂笑曰余久欲棄總統而不爲胡愛

此區區勳爵。余向無財產。何須他人保護。至余之生命。早經付之度外。今值此奇變。余自分余之壽數。與共和同。其修短。但得爲共和而死。則余之榮幸。爲不淺矣。煩君寄語張少軒。毋徒作此無謂之羈縻手段也。使者返報。張逆曰。曩者宋卿不受項城籠絡。吾猶以爲傳聞失實。今聞其寥寥數語。益信當日之事。不謬。蓋宋卿爲人外和而內介。詞緩而意絕也。言次。慨然。

④張鎮芳討下不去

黃陂既拒絕歸政之請。僞度支部尙書張鎮芳。以與黎有葭李之誼。張鎮芳爲袁世凱之中表行。而黃陂之幼女。曾受聘於袁之第九子。故張與黎誼關戚。因往見之。陳說利害。黎知張此次請謁。必係來作說客者。因戒閹人勿通客。張固請不已。黃陂乃授其秘書某君。以密語使之出。而招待叩張。來意。張以歸政滿清。爲請某君笑曰。元首逆料。公必爲茲事而來也。渠之意見。已盡於對梁鼎芬之語中。乞君勿再煩瀆。請卽退。張曰。節庵所言。尙未罄底蘊。茲乞君爲僕介紹。面晤元首。余將有最後之警告也。某君曰。元首概不見客。張曰。我與彼。蓋有親情。今請以私人名義。與之一。

接談可乎。某君曰：公今爲帝制黨，與元首已立於敵國地位，既敵國矣，雖骨肉而亦爲仇寇，更何論戚誼乎？張語塞，買買然去，返告張勳曰：老黎與我不認親了。

●遷入法使館之原因

相傳復辟之後兩日，當時謠言蠡起，有謂張勳將挾重兵來攻三海者，有謂將縱火焚燒公府者，言人人殊。晷刻間必得數次之報告，黃陂屹然不爲所動，更誠其左右曰：余不怕死，爾曹果願爲共和犧牲者，盡與余死守此間，弗去。左右因進言曰：元首欲以身殉共和，吾儕極表同意，然公固爲人民所繫望者也。公脫死轉失天下，歸附之心，今姑避其風潮，俟海內有志之士仗義討賊，則公再以一紙命令號召天下，則殲除逆黨，直指願聞事耳。若曰死之，吾儕竊爲元首所不取，公縱不爲一身計，獨不爲共和前途計乎？黃陂味其語，有至理，乃可其請。於是挈眷及衆幕僚，假寓法國公使館，外間謂其畏張逆之勢，遁入東交民巷，尙未知其中真相，故詳誌之，庶免世人誤會云。

●邸中刺客之秘密史

未幾張康等復辟失敗討逆軍既入京師首先迎黃陂於法使館而歸東廠胡同私邸不數日遂有衛兵謀刺黎氏之巨案發現當時報章記載亦僅言某衛兵謀刺一事而已至個中黑幕匪惟近在京師中人莫能窺其底蘊即私邸中執役者亦未由得其真相因此一段秘密史惟黃陂之親信侍從知之最詳即知之亦未敢明言蓋恐以口舌賈禍也今者有親信待從某君解職南旋昨晤著者於滬上逆旅中因談及茲事用特拉雜記之大足有研究之價值耳先是某當道派代表赴法公使館敦請黃陂復位黃陂力辭之謂在任年餘殫精竭慮希冀國度漸臻進步不料事與願違今已知力不能勝願退避賢路已則將過歸故里督耕課讀不復與聞天下事代表聆是語返報某當道某當道復遣人致詞曰公既無心肩茲重任某亦不敢相強姑暫留京師俟副座入京磋商要政再返原籍可乎黃陂可其請乃頷之於是移駐東廠胡同私宅某當道即派其親信衛士任保護之責七月二十號之夕黃陂方坐書室中披閱閑書（按黃陂自退位後絕對不與聞政治終日悉以閒書消遣）忽聞室外人聲鼎沸知有異正擬使人查問即見有一人着軍士裝持刀自外躍入黃

隙察其意弗良。亟由窗門逸去。而持刀者入室。見室中空。無一人。復返身。奔出。意將竄入他所。時府中侍從已聞警。齊集環繞。持刀之兵士叱令束手。受縛。否則立致其生命。言次。羣舉鎗。鑿指其身。幾成衆矢之的。其人知不能敵。遂釋刃。受執。未加以細縛。外間謂其人當場格斃者。蓋掩人耳目之語也。其人既就獲。黃陂使某武官從事。訊鞫其人。自言龍姓。或又張姓。語無倫次。詢以持刀。胡爲答云。將弑元首。問弑元首。胡爲答云。與彼素有深仇。問與元首何仇。則瞳目不知所對。半晌其人忽發長嘆曰。早知難如願。我亦不允。□□之請。其□□兩字。乃以含糊出之。故當時聽之者不甚了了也。既而首他顧目旁。視遽大呼曰。余何事至此……余何事至此。於是或呼天王。或呼老弟。或呼貓。喚犬。語言倒置。神智癡呆。儼然一瘋人也。時有一衛士立其側。其人驟奪其手中刺刀。欲自戕衛士。亟挽救之。其人卽舉刀。猛刺衛士。應手而殞。其人口中作嚙語曰。汝偷我的錢。我當然致你命。語畢。又手刃二人。跳躍而奔。衛士鎗傷其踝。始倒地。遂執而械之。此際某當道聞警。遣其將領率所部至。略叩端倪。卽拘其人。去行至中途。潛戮於草地上。更棄其屍而瘞之。說者謂是中玄虛不容其人道。

破。不。如。殺。之。以。滅。其。口。是。誠。切。當。不。移。之。論。然。閱。者。卽。此。事。實。而。尋。繹。焉。當。亦。得。其。大。概。固。無。煩。吾。人。再。下。斷。語。也。

又。一。說。其。人。並。非。充。當。衛。士。者。乃。某。部。下。素。有。聲。望。之。營。長。當。討。逆。軍。於。永。定。門。及。天。壇。等。處。與。張。軍。激。戰。時。曾。有。親。見。其。人。指。揮。兵。士。臨。陣。梟。勇。無。敵。今。竟。降。格。而。爲。退。任。總。統。之。衛。士。效。鉅。覺。之。圖。刺。趙。盾。在。稍。有。智。識。者。當。必。窺。其。隱。情。固。無。煩。著。者。曉。曉。矣。今。姑。泚。筆。誌。之。可。與。燭。影。斧。聲。同。爲。千。古。疑。案。事。後。黃。陂。力。誠。左。右。不。許。宣。洩。秘。密。然。又。恐。狙。擊。者。伺。己。於。旁。也。乃。入。法。國。醫。院。以。暫。避。其。鋒。云。

第十一章 旅津時代之軼事

●出京時之愉快

黃陂。退。位。後。備。受。種。種。激。刺。與。危。險。知。京。師。不。可。久。居。因。商。諸。馮。河。間。與。段。合。肥。始。欲。回。原。籍。馮。段。恐。其。驟。至。南。方。必。爲。黨。人。利。用。乃。力。阻。其。行。黃。陂。不。可。嗣。經。再。三。磋。議。以。天。津。爲。暫。居。之。所。馮。段。勉。承。其。命。瀕。行。時。黃。陂。宣。言。曰。余。之。此。次。至。津。不。管。退。休。林。下。決。不。含。有。絲。毫。政。治。臭。味。苟。渝。此。言。天。日。共。鑒。乃。與。馮。段。立。有。特。約。數。則。一。

一) 絕對不與聞政事。二) 不接見政客與外賓。三) 駐居地點以天津爲範圍。既不復行入京亦不自由他往。協約既定。卽日首途。聞就道時。行裝備極簡單。箱篋什物僅數十事而已。夫以堂堂元首之尊。而其所蓄亦差等中人之產。則其平日儉德可風。誠足愧殺今茲一般貪得無厭之政界諸公。萬萬矣。蒞前門外車站。隨行者不過三數。舊日幕僚而府院送行之代表。暨各部人員。咸鵠立兩旁。與黃陂一一握手致別。衆見其笑容可掬。絕無悽楚狀態。謂衆曰。諸公善事河間。毋以元洪爲念。今而後吾將稍息。仔肩於寬閒歲月中。得以優游自樂也。衆爲之惻然。

●黃陂概不見客

當未成行之先。津門政界諸公。早知黃陂於某日抵津。屆期恭詣車站迎迓者。途爲之塞。黃陂慮與若輩晤面必有一番無謂之周旋。乃於車抵新站時。卽微服下車。僱馬車巡往英租界本宅。他人俱不知知之者。惟隨行之侍從也。及車至老站。衆咸爭先登車。覓黃陂不得。詢諸侍從始悉。其已先去矣。衆復趕赴私宅投刺。請見黃陂。使人婉言謝絕。謂征塵甫息。勞頓異常。他日再踵門道謝也。衆怏怏而返。明日又來謝。

如故衆方知其概不見客後亦無請謁者

●慰問耶偵察耶

黃陂自駐居天津後。府院屢派員趨前慰問。黃陂知其來意。謂所親者曰。余今出京。當道極端注意。誠恐余與南方溝通意見。陽以慰問爲名。陰則偵察吾之舉動也。其實余居京數年。已飽嘗世味。今既棄元首位置。而不爲烏肯再萌其他志願乎。比接見來使。亦僅周旋普通世務而已。至國事絕不道及一字。至馮段兩公有所餽贈。悉一律璧謝云。

●無怨於人何用保護

一日英領事忽函致黃陂云。頃接國務院咨。稱前總統暫居貴租界。本院擬派衛兵若干。來所在地點。藉資保護。恐有違租界定章。用待咨請貴領事能否予以通融辦理。則本院派隊。尅日來津。屯駐前總統私邸附近防衛。若不能准如所請。或懇貴領事飭捕十數名。馳往黎邸。駐紮梭巡。藉以副敵國尊重元首之至意云云。黎閱畢。笑曰。余向無不足於人何用。若輩保衛余果有其他舉動。豈數十捕役所能監督哉。因

婉言謝之。

●紫竹林研究佛經

黃陂居津無所事事每日必披閱各埠報章及瀏覽羣書暇時則與其夫人子女輩詣紫竹林游玩蓋黃陂近年專喜研究佛學以紫竹林住持老衲道行頗高故屢至其地與該住持討論內典也出行時祇乘馬車一事凡至人烟稠密之區於車中輒以白紙扇遮面防爲一般政客窺見廬山真像忽來無謂之周旋故不得不出之於秘密云。

●黃陂之詰責當局語

邇來湘粵兩省與中央已有脫離關係之勢當局以孫中山在粵召集非常國會遂授意京師總檢察廳起訴中山按照內亂犯論罪黃陂聞是耗大不謂然曾致書某公略謂以召集非常國會之罪與今茲復辟諸逆相較孰重孰輕何以總檢察廳未聞執若輩主名而一一起訴乎抑何法律不平等乃爾耶當局雖肆其說究以爲二三宵小所嗾使卒未能寢其事。

●致南方志士之懇切書

一日忽有造黃陂之私邸而請謁者。自言奉某當道使命前來。有秘密要件磋商。閩人弗敢拒客。因索名刺入告。黃陂視刺中名字。素不諗其人。自思或初至府院中供職者。亦未可料。乃嗾閹者召之入。及晤面。詢以何項使命。其人鞠躬曰。實告公。僕非政府之使。乃南方黨人也。黃陂亟揮退侍。從邀其人入室。密語曰。君來此胡爲其人。遂出書札一通授之。且曰。公披閱自知黃陂覺訖。第作簡單之說。曰。書中意旨。余極端表示贊同。若使我南下。實未敢從命。余本欲挽君稍事盤桓。聊盡東道誼。以邇來偵探林立。脫覷破真相。恐有大不利於君者。君速去。其人躊躇良久。乃曰。公不去。僕弗能相強。第僕遠道來此。苟無所得而返。何以堅吾黨之信。乞公予我。以一紙書可乎。黃陂領之。於是作覆函語極簡略。其大旨云。『辱承使命。敬悉種種切所謀。將欲造世界真正之共利。某敢示反對。第爲今日計。尙非其時。頃者政府力圖對外。凡我同胞。當一致協力。共策進行。方爲正當辦法。若外釁甫起。而內訌忽生。甚非國家前途幸福。脫肇四分五裂。慘禍而強敵得以乘隙而入。將來隱憂曷有已時。明達如

諸公當喻斯旨。夫世界大局已達分崩離叛之勢。固知內訌是不可收拾。即不內訌亦難以挽回。然使內訌之端自諸君而開。授二三宵小以口實之資。竊爲諸君所不取。此中得失利害。乞諸公澄思之。至書中邀某南下一節。竊思某以憂患餘生。更兼衰弱。即使違約趨前。亦無補於時局。況某今已絕對不與聞政事乎。〔下略〕其人得書亟過程而返。黃陂則使人導之登輪云。

◎藹然仁者之言

邇來北方忽罹水災。而尤以天津爲甚。黃陂私邸亦陷於汪洋浩瀚中。馮段二公曾使人來津邀黃陂權且返京以避之。黃陂泣曰：億萬生靈悉沈淪澤國。獨吾一人生命爲重乎？政府苟愛余。盍即撥國帑賑濟災黎。免吾民流離失所。則某即拜賜多矣。使者叩命返不數月。果有出賑三十萬元之明令。說者謂仁人之言其利甚溥。殆黃陂之謂乎。頃聞黃陂亦出私蓄五萬元。賚送直隸軍民兩長協切云。

◎鄂人之範銅鑄像

黃陂以首義元勳。民國初二三年間。開府鄂州。勤政愛民。功在桑梓。凡關於教育實

業慈善。各大政。尤不吝私囊。故鄂人歌功誦德之聲。久而勿衰。雖當退位居津之時。對於地方公益。亦無不慷慨輸將。鄂人爲崇德報公計。乃於黃鶴樓下。爲立銅像。並於像前鑄以贊曰。『巍巍黎公。應天順人。乃文乃武。乃聖乃神。戎衣甫拭。世界簇新。共和同慶。專制成陳。千秋萬世。海內風塵。拜公嘉賜。享公深仁。羣雄恣肆。越矩踰則。惟公淵衷。克光謙德。大公忘私。精誠愛國。志在和平。與民休息。吾誰與歸。悟然退抑。蔽聰塞明。岑寂自得。抱道高深。伊奚可及。』聞譚此贊詞者。爲鄂人黃自強。君此人。民樹立之紀公碑。視官秩榮幸多矣。抑世有自建生祠。及以金錢爲市像之代價者。真不可相提並論也。

◎津領團之崇拜英雄

黃陂旅津之初。恐招惹物議。日以讀書習字。栽花試馬。諸事爲消遣。絕不與外界交接。閱時既久。北京方面。不復注視黃陂之舉動。且知黃陂決不南下。加入護法旗幟之下。於是黃陂之行動。稍稍自由。外人之來華觀光者。每過天津。必一謁黃陂。以瞻丰采。爲榮。黃陂亦於每年春初。開跳舞大會於私邸。招待駐津領事團。及駐津名國。

軍隊之武官外賓爲黃陂所邀者靡不如期而至中外一堂賓主盡歡其熱鬧情形爲外交界罕覩之勝會不獨一年如此年年如此凡京津人士均能道之第二夫人黎本危女士近年從女教師學習英法言語已能與外人直接該話故每值跳舞大會亦援西例並延夫婦黎夫人招待女賓亦能深中節覈故民國以來先後任總統者凡五人而與外交界感情最篤者惟黃陂耳

●每年用度之支配

黎黃陂雖由前清出仕貴爲共和後之大總統但生平無金錢之癖無貪墨之行故積貲至微以視今之列專閫擁重兵動輒多至數千萬者未免有愧色矣當其退位之初規定每年用款總額爲五萬金分爲教育慈善交際家用四項其後辦理各項實業處處發達收入大增尤奇者據其親信傳述謂每有極難收拾之公司主持者輒多方勸說黃陂入股黃陂以爲天下無不可辦好之事業亦輒貿然諾之而其結果則敗者轉盛虧者反贏如此之事蓋不一端以是實業界中人皆謂黃陂洪福如天故北方之大資本事業黃陂殆靡不入股因之而收入日豐矣此種談話卽破除

迷信觀念而從事。理上論之。以黃陂之德望。自足以資號召。其勝固可操券也。聞自民國八年始。黃陂每年之支出。驟增爲二十萬元。卽教育慈善交際家用等費。各定五萬元。是也。教育費項下有黎公子等之遊學費補助。南開大學等之經費及補助戚友之求學費等等。慈善費則凡屬各省水旱兵疫之災。有往募款。黃陂無不應。捐交際費及家用。因所辦之各項實業。既日漸推。則費用上受連帶之關係。自亦不免增加矣。

●無謂酬酢之擯絕

天津當津浦京奉兩大幹線之交。又點又爲大沽口海輪入泊之港。在冠蓋相望於道。輿馬之盛。不在京都之下。黃陂以三十年從政之身。寅僚故舊。半天下。凡道經津沽而入京者。往謁黃陂。黃陂多半擋駕。卽偶爾一見。亦不過清茶一杯。以佐清談。耳卽人之邀請。黃陂宴會者。亦十不一往。嘗語其家人曰。無謂之酒食徵逐。在有。心問世者處之。已覺膩人。欲醉若予。則向不慣此。而况予固無復出岫之心耶。其語至耐尋味。蓋以黃陂地位之關係。大有對南對北舉足輕重之勢。倘在津酬酢過繁。則空

穴。風。古。井。生。波。而。疑。是。疑。非。之。揣。測。消。息。必。因。之。而。生。結。果。或。至。別。起。風。浪。是。豈。儼。然。不。滓。之。菩。薩。所。樂。願。故。黃。陂。寧。甘。沉。寂。而。拒。人。於。千。里。之。外。也。

● 霞飛將軍之贊歎語

法。國。上。將。霞。飛。氏。之。來。遊。也。過。津。入。京。黃。陂。以。外。交。關。係。曾。與。之。作。一。度。之。酬。酢。霞。飛。亦。急。欲。一。仰。共。和。元。勳。之。丰。光。晤。談。之。下。彼。此。欣。然。「英。雄。眼。裏。看。英。雄。更。覺。英。雄。身。手。好」。此。語。可。爲。兩。人。誦。矣。其。後。霞。飛。抵。京。於。歡。讌。席。上。大。贊。黃。陂。謂。外。交。當。局。曰。「此。次。觀。光。貴。國。諸。蒙。優。待。心。誠。感。之。惟。鄙。人。甚。望。貴。國。亦。常。派。員。惠。臨。敵。國。敵。國。必。竭。誠。招。待。之。不。過。敵。國。實。行。平。民。主。義。恐。不。能。如。貴。國。之。禮。典。隆。重。此。次。鄙。人。過。津。承。黎。總。統。招。宴。欣。觀。威。儀。快。慰。平。生。倘。得。如。黎。總。統。者。而。往。游。敵。國。尤。不。勝。榮。幸。之。至。」其。褒。贊。黃。陂。從。可。知。已。質。言。之。在。霞。飛。眼。光。之。中。中。國。政。界。內。惟。有。黃。陂。不。愧。爲。平。民。政。治。下。之。元。首。耳。

第十一章 復職時代之軼事

● 雲無出岫之心

直奉戰爭之後。直派軍人首創恢復法統之議。卽恢復被逼解散之舊國會是也。但第二屆國會既被非法之名。則其所產生之總統亦復非法矣。且舊國會自有其同一法系之總統。萬無與徐世昌並存之理。故黃陂復位之議。遂與恢復國會連帶產生。車馬冷落之天津黎宅。驟形熱鬧。始則曹錕吳佩孚等各派代表至津。繼則國會方面及各省代表亦皆蒞臨。稽首拜手。竭誠擁戴。而攝政內閣亦幾全體抵津。赴黎宅而請謁者。自凌晨以訖深宵。蹤跡不絕。黃陂苦之。乃有邸門貼「謹辭來賓」之條。然至者猶不絕。請之至再。始一招接在黃陂本抱定不問政治之主張。某日之夕。爲賓客所煩。瀆曾偕饒秘僧陳二。諸氏觀劇於大羅天。黃陂態度從容。異常足證其胸襟之澹泊矣。

●新三不主義

黃陂爲勸駕者所厄。而左右復以黃陂在野日久。忽欲擁之上台。以遂攀附之私。黃陂感於元首缺位。國家危急之勸進。語由是一變。其峻拒之態度。而漸見活動。當未入京之前。先宣言不受年俸。不用私人。不住公府。三宗旨。時人稱之謂新三不主義。

蓋黃陂在民國六年被逼之初亦有(三不)之宣言即不蓋印不違法不怕死是已此三不主義卒以保全北京治安之故不能貫徹到底黃陂每與人言及此事常爲耿耿今者復有此(新三不)之宣言不受年俸者以黃陂此次復位並非爲榮位與祿利而來故自避大總統之尊號而稱暫攝大總統職權且以國庫方艱尤願犧牲個人之俸給移爲國家之他項重要費用不用私人者鑒於民五民六之風潮以杜製造流言者之口其中如秘書廳之組織與黃陂有特別關係外他則純取人才主義不住公府者黃陂以大內式之總統府雅非共和政體下之平民總統所宜居故抵今而後仍住東廠胡同本邸。

●入京紀略

黃陂由津至京之日京津之迎送人員不能悉計廣大之車站萬頭攢動踵接肩摩兼之軍警滿佈益無隙地此爲官場炎涼世態吾不欲述述之徒污吾禿筆耳惟其兩事可記者即黃陂未來之前先電北京當局告以兩事(一)毋多備車輛本人並不多帶隨員(二)毋粉飾歡迎以耗公款而擾居民故結果交部備車十五輛而未

全用北京亦僅在東車站前紮一松柏牌坊上書「歡迎」二字他無點綴然商鋪及住戶則無家不懸國徽於此可知民情愛戴之深歡迎之誠以視官場之設備榮幸多矣是日（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天氣明朗千百之五色國徽飄揚於麗日和風之下不特令人耳目一新亦覺此異常衰澀之北京城至此始生氣勃勃矣

●辭謝吳佩孚派兵

黃陂未入京之前吳佩孚將軍請以直軍翌衛入都黃陂去電堅却謂予豈欲向北京人民示威不然何耶帶兵而往耶果爾非所以重予且使予被人詬罵耳其後因直軍之意甚爲懇摯始允直隸省長公署之保安隊隨護卽各站之侍衛鵠立清道戒備黃陂見之亦不謂然曰國人既欲望見予之顏色而予乃拒人於千里之外人必詈予之擅用威嚴且國家年耗多金以爲養兵之用非供迎送之用者嗟乎此語恨不能使各疆吏聞之或竟耳提面命速之覺悟也

●某外報之諧語

黃陂復職之日北京中外各報一致臚歡其論調殆相伯仲惟某外報之歡迎文字

立意別出心裁。迥不猶人。其文之大意曰：「中華民國之第一任大總統孫中山也。山最高也。第二任大總統袁項城也。城視山爲低矣。第三任大總統黎黃陂也。陂淺澤也。視城又低矣。繼之者爲馮河間。河則更低矣。更至徐東海。海斯下矣。故民國之政局乃如江河之日下。今者復由海而上升於陂。政治亦當與之俱進乎。」此別開生面之歡迎文。雖出之以詼諧。而山城陂河海五字。實有巧不可階之妙。且外人之贊成。以徐易黎。亦於此可覘之矣。

●列邦歡迎復職

黃陂入京。暫行大總統職權。後外交部卽具公文。通知駐京外交團各國公使。對於黃陂復職。本一致贊成。惟因商議答復照會措辭起見。各公使乃開特別會議。將書中之措辭議定。乃復外交部云：「接貴部照會。本公使對於貴國此次之政變。表示非常之好感。」并有我國駐外各公使先後來電。其電略謂：以已非正式之手續。將大總統復位之事。向各駐在國外交部陳述一切。並由各該外部轉奏元首。各該國元首卽由各該國外部轉述。各該國元首之言。除照例恭賀就任。敦睦邦交等語外。

並以中國可望統一爲祝噫列邦之敬佩黃陂於此可以覘之矣。

●不用武裝式之衛隊

徐世昌在位時特從河南衛輝一帶招募衛隊數百名由徐世芳統率之橫行輦下久爲都人士所詬病黃陂以爲平民總統不宜有武裝衛隊令人可畏主張一律改用警察所有崗位亦應減少數處於是衛隊乃悉數遣散警廳奉黃陂意旨拔選高等警士爲守衛之用自民國十一年來公府門前向皆滿列雄赳赳之灰老鼠見其黃衣之警士蓋自此始。

●取消公府之特別會計

民國以來公府之特別支出悉取之於崇文門崇文門稅務之收入在前清時本悉數供給大內袁世凱視總統如皇帝故沿襲舊制崇關之性質遂爲不可思議之機關蓋絕不隸屬於綜攬全國財政之財政部也及徐世昌時代變本加厲不僅崇關收入仍歸公府更於烟酒署交通部兩處月支秘密費數十萬烟酒署尤予取予求無不唯命此三處之支付絕不受審計院之監督所謂特別會計不列入預算決算。

者也。黎黃陂既復職，對於應受之年俸，既謝絕之，并謂庶務會計兩司人員而告之曰：「此後不准向財政部以外之機關支付分文。」予此次來京，原係暫攝總統職權者，除必須聘任之秘書數員外，並未爲國家養一閒人，增一出款。公府之所需，自有規定之經費可就此定額內善爲支配之。凡屬特別會計秘密費等名稱，均宜除去之。領一文之經費，卽應有一文之登記。予生平對於金錢出入尤素不苟，且此時急應實行公開主義，府員聞言，唯唯而退。從此交通部、煙酒署、崇文關三處，遂不復爲公府之外賬房矣。

● 出席閣議之內幕

黃陂鑒於民六春間之府院風潮，此次復位後，慨然有向成府院於一氣之志。遂有出席閣議之舉。然爲尊重內閣制度，先經聲明，僅於必要之時發表個人意見，決不參加表決之列。乃有力者方面，疑黃陂有「總統制」之野心，多方攻擊之。黃陂恐別起政潮，後遂不再出席。間因重大問題，則召各閣員至懷仁堂開府院聯席會議。其實總統出席閣議，並不自我國爲始。共和先進之法蘭西，本有此項制度。查法國國

務會議分兩種。(甲)閣員會議。由大總統主席。大總統有發言權。無表決權。總理及主管各部總長負責。每星期兩次在總統府舉行。(乙)院務會議。由總理主席。所議皆次要案件。已爲章程規則所規定者。或甲部應行事件。關涉乙部。須經院令取決者。會議無定。在國務院舉行。閣員會議制度。且列諸憲法。法國府院意見。向無隔閡之虞。故就我國十一年來政治上所受之經驗。未嘗不可如法國之甲乙兩制並用也。

●開放三海之英斷

三海者。中海。南海。北海是也。中海爲總統府所在。北海則爲總統游覽之所。南海則國務院在焉。前清本爲禁地。民國亦未開放。非因公而往者。不得入中南海。北海則苟有達官貴人爲之介紹。亦能往游。當徐東海時代。教育界屢請開放北海。以其收入充作教育基金。徐視爲深宮禁苑。總統所私。卒不之許。黃陂復位後。卽主張三海一律開放。財政總長董康欲勸止之。爲黃陂所呵斥。黃陂乃諭內務總長張國淦循例先行呈請。張氏呈文中。有我大總統蒞任伊始。特諭開放。與民同樂。薄海臚歡。

等語。以是知開放三海。確爲黃陂之英斷也。當呈文入府之時。黃陂親筆加批。其詞曰。三海爲歷朝禁苑。建築既具。宏規經營。亦垂久遠。允宜公之民衆。益表國光。兼示同樂之懷。用見無私之雅。不大總統久具斯指。茲據所陳。良深嘉慰。着卽妥速厘訂辦法。呈候剋期施行。以慰輿望。嗚呼。似此大公無私。洵不愧爲平民總統矣。

●黎幕之文才

嗚谷出都之名。堯典工於屬對。觀閔受侮之句。葩經間以儷言。駢體文章。由來久矣。近人中之以駢體入官場。文電嶄然露頭角者。當推黎幕之饒漢祥氏。民六復辟之變事定後。有以復位請於黃陂者。黎發電以却之。中有一寧有辭條之葉。仍返林柯。墮溷之花。再登茵席。一四語論者。謂墮溷花以之喻妓。則可。譬黃陂則未免有褻元首身分。但考諸南史。落花藩溷。是范縝對王子良語。並非妓典。以此爲病。實看書太少之故。此次黃陂復位前之魚電。亦出饒之手。筆述督軍制之爲害者。五廢督之不足慮者。六應先決者。三電又長至三千餘言。傳誦一時。論者每不滿意於饒之運典欠適。然自歐風東漸。國學就湮。典冊高文。縉紳先生。難言之矣。故黎幕文才實出各

大員之上也。

●親臨軍官學校畢業禮

我國軍制規定陸軍軍官學校學員畢業時由大總統親臨發給証書。溯自民國元年創辦以來先後已有八期畢業。除第三期畢業時由黎大總統履行軍制規定親臨保定發給証書。餘均由總統派代表參與其事。此固由一國元首公務紛繁不克分身之故。然亦以歷任總統帶有自尊之色彩也。今歲（十一年）軍官學校第八期學員又屆畢業之期。且當奉直戰爭時。曾由陸軍部通告各生。於七月一日在京發給証書。及畢業生齊集至京。適黃陂已復位。陸軍部代理部務之金紹曾乃向黃陂陳述。請親臨陸部發給証書。黃陂以此舉爲軍制所載。明該校第三期學生畢業時且。不。避。遠。道。親。臨。保。定。此。番。在。京。內。陸。軍。部。舉。行。當。然。無。若。何。爲。難。之。處。遂。慨。然。應。允。在。陸。軍。部。大。堂。面。授。各。生。証。書。並。有。極。長。之。勗。勉。演。說。辭。云。

●賚賞三希堂帖

北海內閣古樓藏有三希堂石版法帖。此石均鑲入樓之四壁。共有四百九十五方。

皆係歷代名人手蹟。一般文人無不重視此帖如寶。故坊間之三希堂帖其價值至高貴也。黃陂復位之後。乃飭庶務司召精於摩搨之工匠多人。赴三海摩搨數百份。頒賞京內外各大員。以作閒時遣興之品。其用費則由黃陂慨解私囊。未費公帑一文。此種之賞賚品。視金銀緞絹之屬。高雅多矣。

●尊重輿論之談話

黃陂復位之後。北京某報記者與黃陂素有淵源。特往謁賀。並叩其對於輿論之意見。黃陂正襟危坐而答曰。今後國家大政方針。決取政治公開主義。因鑒於從前之非法行動。對於輿論或堅守秘密。反生誤會。或枉用收買。致起爭端。一則欲蓋彌彰。一則弄巧反拙。嗣後凡有應公布之件。隨時發表。不畏輿論。爲政府之敵。而願輿論爲政府之友。蓋政府既無陰謀。則無取箝舌主義。至於輿論界方面。亦深望其以公道爲宗旨。毀譽德怨。毋偏毋激。云云。某記者乃唯唯而退。故其後某總長欲封禁北京黃報。黃陂堅持不可。其尊重輿論。從可知已。

●民五手植之松樹

當民國五年黃陂在位時。於植樹節日。在天壇舉行植樹禮節日。手植松樹一株。高僅數尺。自遭復辟之變。黃陂旅居津門。迄未一履都下。撫視其手植之松枝。比復職後。某日清晨。特乘馬。至天壇散步於松林間。侍從尙不知黃陂用意。以其忽於杯棹之境。徘徊瞻顧。心殊異之。既而黃陂至。一松株下。則大總統手植之碑。記赫然在焉。樹本已視前增高。青翠繁茂。生意勃勃。黃陂觀摩久之。不禁感慨叢生。顧語侍從曰。一轉眼間。已閱六七年。十年樹木。良非虛語。侍從某從容對曰。此樹託大總統福澤。繁殖倍於他枝。青松不老。大總統之福澤亦正如春苗之盛發。黃陂笑而頷之。意中似未嘗以詔諛之言爲然。尋囑壇廟管理處之司值天壇人員。善事灌溉。乃復至祈年殿等處。略一遊覽。即興盡而返。東廠胡同本邸。

●組織儉樸會

黃陂起自微秩。深知稼穡之艱難。故生平自奉極爲儉約。雖貴至元首。既擯絕狗馬聲色。又力戒錦衣玉食。平素常服普通軍服布衣。一襲非識者不知其爲大總統也。銜位之後。鑒於物力艱難。民生憔悴。殆有江河之勢。更非五年以前可比。於是怒焉。

憂之而求其癥結所在。雖覺不止一端。惟習尚奢侈。不知節流。實爲最大之病根。非急行提倡儉樸。無以挽既倒之狂瀾。昔黃陂常引管夷吾倉廩實而后知禮儀。衣食足而后知榮辱之名言。以誥誡僚屬。今則更謂倉廩之實。衣食之足。皆當自儉。始近日乃詔公府全體員司曰。嗣後關於衣食住三者。務宜擯除奢侈。宜趨樸素。並囑員司等。卽日發起一種儉樸會。願以本身爲之倡。俾德化所及各機關人員。逐漸做效。務令全國官吏。實行儉樸主義。爲民表率。旋又以個人名義。通電全國。諄囑互相勸勉。藉挽頽風。嗚呼。是誠救國之根本方策。黃陂昭昭爲明。詢能洞鑒其微矣。

●胸襟之坦白

黃陂因急盼南北之統一。屢次電致南方各要人。推重之辭。謙摛之語。滿露於字裏行間。又復迭遣專使南下。與南方要人如孫文。陳炯明。唐紹儀。孫洪伊。唐繼堯。李烈鈞等接洽。因有人言於黃陂曰。公不辭勞怨。以通好於南方。獨不慮有力者方面之疑慮。而虞公有別結。強援深心。耶。黃陂聞之不覺笑曰。予視政治如苦海。方將求去之不遑。甯願與此輩營營擾擾耶。如人或疑予有他。則在予但求此心之坦白。更不

必多管身外之是是非非聞者歎爲名言以此知黃陂之胸襟正如清天白日不沾一點微雲也

●不用交通部鐵路免票

公府庶務司向有頭二三等乘車免票各十張黃陂以爲與路收收入大有影響遂令交通部取銷故黎大夫人二夫人及女公子等常往來京津之間所有車票均按價購買蓋以身作則也並聞黃陂曾語高恩洪外間如有以公府名義向交通部索免票者可先呈府詢明緣由俾免假名之弊而各路向來之免票濫無限制亦應加以取締云

●最近之起居注

黃陂起居晏息皆有定時茲聞其左右云最近之起居情形每日上午六時卽入辦公室披閱文電七時八時接見賓客九時閱報十時仍批閱公文十一時傳見官吏十二時至一時進膳二時見客三時至四時辦公五時以後卽休息或出游以壯精神並規定每小時內散步十分鐘黃陂自謂如此規定於衛生大有裨益行

●閒情逸興

黃陂倡言平民主義。其不居三海。不帶護兵。卽係表示與平民相等之意。然一般人仍以爵高德隆重之。黃陂則始終屏除階級。不以特殊之人自命。知者莫不深爲歎服。公餘之暇。或率僕人乘坐汽車。赴前門外一帶游玩。俾資活潑。筋又時至中央公園。或城南游園。均先買票。然後入門。尤贊賞中央公園之佈置。常語其左右曰。予不欲如他人之昔受有期徒刑也。（皇帝深居大內。如受無期徒刑。總統五年一任。故比之有期徒刑也。）此語蓋慨乎言之矣。其後軍警方面。以黃陂固抱與民同樂之旨。惟值此時局不靖。減從外出。殊多危險。乃請人去津。勸黎夫人來京。以免黃陂寂寞。時常外出。因此大夫人及黎本危女士。先後入京暫居。或勸黃陂迎眷來京。黃陂笑曰。予此來。乃暫攝大柄。國會開會在卽。大位付託有人。予又何必多所更遷。以貼人口實乎。

●騶從之輕簡

黃陂自復職以來。每日除到府辦公外。晚六七鐘時。必坐汽車。或乘馬出遊一次。以

資消遣。惟所坐之汽車皆爲普通所用之白牌車。不用公府紅牌車。而所往之地點。事先亦不發表。臨時在車上諭知駛車者。平民總統固自出色。惟一般站崗之巡警。深感困難。人人蹙額。皆謂「他老人家寬心的狠。出個嘍子。我們當不起呀。」於是。互相關照東城。先得大駕出游之信。密用電話通告城內外各區。暗地保護。並同聲懇請。總監稟商黃陂。於出游之前。先行通告。以防不測。然黃陂仍不之允。謔者至謂黎之夫人名黎本危。若黃陂之坦率。未危黎可危矣。最後軍警方面協定。由步軍統領衙門及警察廳。各派軍警四人。乘自行車守候於東廠胡同。俟黃陂出門時。去向何方。卽速報告。與各警區。以便保衛。而免疎忽云。

第十三章 結論

凡以上所記。由軍官時代。起以迄入京復讖時代。止。雖其中不免有搜羅未盡之處。然卽其事而論其人。則黃陂之一生。可以概括乎是矣。溯自黃陂膺民國重任以來。凡所設施。縱未盡。歷人望然跡其行事。初未聞有軼出法律範圍以外者。奈何天不佑我中國。始之以南北橫生。惡感繼之以各督軍畿甸稱兵。終之以張康等兒戲復

辟。致。使。我。會。重。道。德。之。中。華。民。國。大。總。統。不。能。安。於。其。位。而。去。然。黃。陂。之。不。幸。乃。我。中。國。國。民。之。大。不。幸。也。今。者。天。相。中。華。黃。陂。復。起。西。南。之。風。雲。未。定。東。北。之。烽。燧。堪。虞。由。今。思。昔。則。較。諸。黃。陂。當。日。在。任。時。之。困。難。尤。有。百。倍。難。爲。者。吾。人。當。茲。時。代。無。他。希。望。惟。冀。各。方。面。翊。贊。黃。陂。同。心。協。力。以。抒。國。難。使。我。中。華。民。國。漸。底。富。強。使。我。小。民。飽。食。共。和。幸。福。則。著。者。亦。將。移。其。頌。禱。黃。陂。之。心。之。言。轉。而。頌。禱。諸。公。矣。不。爾。者。惟。有。親。甘。棠。而。誌。去。思。過。襄。陽。而。懷。仁。者。益。遐。想。我。黎。公。不。置。而。已。噫。

黎黃坡軼事 完



#72
271347

78

271347

